v. 4

王遵巖集卷之

晉江王慎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傳

陳紫峰先生傳

嗚呼、士儆於塲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猾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儆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塲屋之

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謂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益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

通於朱氏徵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倀倀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爲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薉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傲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生稱爲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

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葢爲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砠水涯漁樵相問戊寅緣

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
■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
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詠
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
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
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紓心
緯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
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
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
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

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爲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歎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箭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

趨好滞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齗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爲一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决而慕其清也其生最晚猶及待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爲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乖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爲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其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

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顓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塲屋者設爲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眞者自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以有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夏鍾曰此先生最得意之作虛齋有托于紫峰紫峰無待于虛齋惟先生能會是語一起有建瓴之勢中兩轉末兩收几手俱不能爲亟宜細玩

丘中丞傳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埀於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爲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巳而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爲寡偶徇之則足以同物而不嚴於衆夫其受財之稟旣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趨好足以同物而不忍徇焉以取嚴宜其收兩得之功博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違時之咎憎衆之謗此魁磊閎

達之士所以常悼恨於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爲進士。值今天子新即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興慕風采，爭欲爲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直以古人爲不足爲也。賜第未久，即授牒知浙之餘姚縣，餘姚於浙東西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賢名四出，無足而馳，疆聞壞望，或愧恚不及，或傳講以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爲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相語，炙口至倡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浙東西，訪爲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立蹄企，非不見爲

賢皆掩於公聲翔于朝、遷以爲法從考滿、召爲試御史、閱數月眞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公居其間、如楚之在薪、同臺多自以爲不如、令下當議、事輒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redacted]僚等、大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締投雅、公汎如也、不適爲好、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柄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化蘭爲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從群公中有憂國捄世持衡於消長之際、冀以負爲勝倘助臺中明於得失、如公曉然不移者、可一二數、

凜凜乎有寡助之嘆公亦以母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公瞿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首論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卽奏以公往公亦樂得其事謹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自是不復與臺論矣及終父喪再入臺臺僚多變易宿舊少存者因默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上方蒐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九廟務極曼碩以稱嚴祀制璽書畀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拜南京大

理寺丞葢公在臺共去來遠近之跡淹十五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旦莫望以爲公卿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爲計其口誦心存

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死而不敘收甚於己之失位而咋舌决齒於怙權妨賢之夫如不欲與共立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捷出傍聽激竦頗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視學董役有以黽竭自効得不以極言充責意氣雖過而怨怒未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爲中丞巡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晏之風官

司相蔽紿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爲市苟娛大室要津交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能窮其微曖穴竇闗節探室解剝無毫髮遁失汚吏猾豪營搆巧秘狙伏鬼倏見摘皆驚謂神山谷遐深砦碉昧阻寃苦疾痛畢在目前戸行家到未喻其悉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已逆爲公折詘公尤思震動恐聳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肅然後與爲寛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爲嚴而愛不濟者也蜀人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名迅發精采先於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公擢總制兩廣朝論以張公名臣

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而害者
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蓋公在蜀
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為多威以宋張乖厓田
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張然張
易嚴以寬必在民信之後而比民之信非前後八年
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公為蜀
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耳然以
武侯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知榮乃
限定之餘公所施為亚不為悖而獨執未究之意以
訾偏據不終之治以疵猛是使仲尼子產未終三年

而且用以得殺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愛出力一矯之疾雷破蟄享胎蘇之快自是瓌偉絕特不愧道說又不當論其究不究也公潤達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別精審細入曲折具有條理憂時憤事殆不可堪而器貌敦博無小丈夫悻悻之陋爲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發有以踰人晚善爲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篇出皆可詠也其最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畫利病摘抉情僞元本法令緣飾以典訓使躬受者讋服側聆者省畏張公誠民集王公異斷令不得見度公所移駁當不慚也天性篤至內

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諫則跪不以旣貴少
有所懈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門之內肅敬而和雍
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爲嫚狎無飭容
待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爲制者於族
媚厚有用情之過至以蒙謗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
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
言其君子達理可與處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
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
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
公爾嚴於爲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爲民輒相語曰得

如丘公無按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爲名將
而論留焉永一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
言者所蟣然天下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
故相永嘉張公來視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
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公所欲收嘗語公得君
與我閱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能而已張公滋不悅
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至大官張公還臺視
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召復一下詔獄
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於大義尚風
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

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感淬將在前修林見素彭幸菴胡靜菴諸名卿顗頑之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謗讟多半又可悲夫公歿余哭之哀其子維楨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亹亹皆美詞余謂維楨曰此皆不足爲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楨謹藏而錄之公葬太史孫

季泉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複出也

夏鍾曰狀銘傳三者常苦雷同公傳丘公獨論其意絶不複出高手臨文超超自異如此

鄒宜人傳

無錫華子潛君之母、鄒宜人卒、來哭甚多無不哀盡者宜人以其夫奉政大夫公之富、其子學士君之貴、享年至於七十有七、所治家事廣體鉅歷年且久恩愛所慈卹禮際所遇接無失其宜故其卒得哭於人多且盡也奉政公富矣而子潛能以才學自顯於時不以財掩其名子潛既顯能以修潔謹厚自立遇讒

而蚕退不以巧容其身由宜人敎之然也宜人於其家所躬執常在紉紃績緝烹割調膩之物而廩庾庫府精稻兼金文錦良器之居畜庋籍出入貿徙無漏籍賦僮婢以職常以微言感諷不役以威鞭[redacted]閨庭其所任者職莫敢不自背智者効討力者用勞嚴於課責貸人每薄其息收利逾厚售物當直矣復少益之輒得欲售者來歸槩度所予直卒不爲損其寬而不急德稟良然而終以有獲於予之爲取之權固有合者又其才也易說家人之卦其辭告人以爲家而繫富家之吉家人之義歸於正家而富家之道

存乎辭則所以爲富蓋有正焉夫其用時因利以索天地之所出分事起功當物適節生庶品而洽百禮而婦人能之豈苟然哉家人之義初以爲子閒其法於下上以爲父制其威於上而後四之爲妻與母於內者得以治其閒而富焉宜人於夫與子之閒有以教且相之使學士君察與其兄典簿君宇得以閒其政奉政公得以制其義而偕享富家之吉其所成所助如此不獨能以其家富而已是可傳也

夏鍾日鄒母心計應是巴清一流此傳極力表著亦太史公貨殖之續矣

柯母傳

教必始於閨門而婦人之言行不記於世則何以教焉疑古者於女有史當與士也偕重而兼行而婦人之忽不見記殆史之失與左氏於書尤爲取多而志繁而所記婦人之言蓋介之推叔向公甫文伯三母而止爾歟也之母著之爲特簡其二者猶因子推羊舌肹之事以得併著不專爲婦人記也其寡且略如此所記者特其言耳豈其時教化尚存禮之在於內而可則者婦人習行之猶多惟其言之深切事情原本名理爲有士也之德所以貴於婦人而可記也然則所謂女不言外而內言不出者固以女之好哲而

攸遂而其所言必其不可以出而亦有所不得而言者耳至其切事本理而有益於教固其所可言而亦未始不可以出也以其言之獨爲可貴記者不得以多則知其能爲言而失於傳者爲有憾也而彼左氏之博取猶失之寡如此則知其有可傳者之聞於人而人不能傳之以待史氏之取亦爲有失也惟其衆聞之而公傳之則婦人之不泯於世爲有可冀教之所起其必由此夫吾所爲傳者今憲副青陽柯遷之君之母羅孺人也孺人既歿而其言存於今由遷之之向道篤學克存其言其以道爲可信而學之可爲

以發遷之之智而果其志由孺人也正德間餘姚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其以御史中丞靖宸庶人之亂至池州孺人爲其子曰是以道鳴東南者盍往從之如因斯人卒得有聞汝其不爲今人矣富貴何物徒佗佗章句記誦間與庸衆人同趨好也遷之君既見王先生盡得其言今以學鳴於時王先生之舊遊高第多以遷之君爲畏也始王先生倡學士大夫之不知者聚爲訕嫉其賢者亦以異見相攻益今雖盛行而譁之者猶不爲少孺人獨於其始倡之時使其子往學焉而其言如此不豈賢而可傳哉孺人於事勇

姑孝相夫子敬而能敏接內外族姻之屬親疏等殺有節尤厚於恩馭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行予特著其言之可貴者以附於左氏之義以為世教予觀左氏所記三母介推之母獨能與子偕隱不為援怨非有以發其子也歟與聆均為有賴於母之教而一取備官之歎一蹈尤物之禍卒不足以副其教而叔向之母反以料子之凶見名為智又其有不幸者孺人能教而還之君義成之不獨其賢過於左氏之所記而所享報其所貽有可貴者是亦不可以無傳故為之傳

夏鍾曰借傳析毋評左氏得史記以議論敘事法

石淙貞夫小傳

石淙子中年亡其妻、不更娶、或有問于石淙子曰、而之不室其爲思乎、曰哀有數而情有極、日遠日忘、吾豈能無與人同哉、且夫思其亡而不室以副之、是號而不士也、使吾思之不忘、雖有室猶思也、已忘之矣、雖不室猶無益於思也、吾豈爲是哉、然則其惡敗乎、曰配匹之倫、人道之大也、制義而能別、士之事也、豈以有室而斁德哉、吾少也有室、苟能不敗、豈其疆且艾而惡之、且人將於是觀行道而考刑家焉、若之何

惡之○然則其慮患乎○曰世之以繼內禍家者有矣○而以禍其家者○亦不絕于世○吾安得獨疑人之女之不能爲福而過料其身之不能與人之女共福也○而先爲慮以絕之○非所聞也○然則其養生乎○曰吾養備而動時○則六氣不能病之矣○且夫交接有節○而和樂不淫○衽席之上○固所以安身而定命也○必欲絕倫偶配合○以養其生○是異教之所云○吾不謂然也○或者不得問○曰異哉夫夫也○吾見世之不更室者少矣○其或有不更室○未有不居一於此者矣○夫夫也皆不謂是也○不亦異乎○於是退而偵其實曰○是必其人微○而名家

莫之與女也則石淙子之門獨名於州州之巨室慕其德而願以女侍巾帚者皆是也是必其家貧而力不足以具財也則其家故饒於貲粟之積於場足以振而境之乏而無不給鰥夫曠女待其資贍以有家室者不知幾何人也是必其子頑而持其父使不得娶也則其子長而且賢日夜以請於其父欲有母以共朝夕至不得請則屬其族人父兄外姻子弟交游故老以爲請而石淙子不變也是必憖憖倜儻麋鹿性而山谷姿好去人倫而專娛窮處者也則石淙子方以恩禮敦敘一家以及其鄉之人其祭祀時而媚

雖厚實際不倦而望守相親非所謂好獨而離群者也或者渙然以悟曰夫夫也其抱貞而處載和而游行乎其心之所安不以物累貿其樂率乎其性之所可不以名跡滑其天故未嘗不重思亡故行古之所未有而不以峻自矜爲人之所難能而不以怪自異吾不知所以命之疆而名之曰貞

夏鍾曰設爲或者之詞問難擬議前後凡八層渟蓄貞字至末始點筆陣自奇

碑

撫寇碑

汀漳於閩爲要郡。上杭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山造天。牙錯距躍。隴阪緣亘。箐薄窰綿。其民狎爲非義。狰嚍狃攫。席袵戈甲。禦寇無時。風氣所限。非性故然。長子育孫。生蕃齒盛。耳目熟習。莫改厥德。少視其壯。壯視其老。蹲危逗幽。廼爲盜藪。厥有治者。不揆其性。不閔其習。盜視彼民。忿獷皇凶。攻擊剗鋤。如農疾莠。惟懼不殘。民不見德。又弗㣲威。旣狃於習。且偷其生。鴟張螳怒。攘奮踉蹌。吏旣讐民。民亦毒吏。讐毒兩積

交不得已於是溪南之民惡聲膠固歷爾年所湔滌無由豈不悲哉嘉靖癸卯之歲郡丞繆侯宗堯移攝事聞而嘆曰安有爲吏而民實讐在邑所治處溪之南而視若異壤民之不義惟爲吏者之責吾將爲溪南之民湔滌惡聲登濟維新偕之大道設教布令開以誠心民聞不疑選日戒徒往涖其鄉而教諭梁君彥錦實贊繆侯之計而决其行乃與訓導郟君夔率學官弟子丘道克道南李如珠賴榮先從焉戒器不除卒旅不具雍雍翼翼冠蓋斯戾魁首醜黨部勒有次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施提倪觀于周道歡喜歌

乎激越林莽昔爲魁首今爲長正昔爲醜黨今爲編氓刮瘢洗瘃復還骨肉撥霧掀曀再覩白日民祝緦侯如出子寄孥久離乳哺一旦還歸婉戀膝下始識慈母民視梁君如騃童驕孺未識衣冠驟謁師傅拱揖步趨盼顧驚喜吏旣誠民民亦懷吏周行疆畝攷閱壁壘日險爾平日翳爾闢日萊爾易迺犒牛酒迺給耒耜迺分麻縷迺置門塾男耘女織各得其業戸誦家吟知慕爲士向之盜名棄去如脫溪南山川出垢遺濁光色發揚蒼蒼濯濯嗚呼是溪南也在昔若彼在今如此烏覩所謂習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

頑之疾民之不得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爲泉州南安令以繆侯撫寇之蹟告予曰願有記予不識繆侯而知梁君之言可信故特書之貽上杭之民使勒之石以昭不忘

夏鍾曰安有爲吏而民寔讐即蔡人亦吾人之意繆侯爲足傳矣

膚功遺愛碑

蔣維業劉伯需踵門見予衣屨菲陋貌俚而視野予不知其何爲來卒然言曰將有請予怪問之曰吾漳州龍溪大地里人也巖棲而壠耨作息在溪壑之間以其幽昧荒阻居之西圍常患盜焉苦之而不能禦

是歲八月汀漳守備俞公以督府之檄來徼盜盡得之吾等不忘其功將勒之石予曰守備逐盜而得盜職也若何石焉曰吾等深有不可忘者不獨以得盜也凡盜之攻奪吾聚落避之猶有可免哀之猶有可丐而吏士之逐盜至者進無可丐之門退無可避之路甚哉其莫之哀而不得也故未嘗有得盜之功而重以播民之虐今俞守備之至吾地禁戒肅而約束明卒無敢喧于閭吾安吾棲而治吾耨作息循旦暮之候而不知兵之在吾境老稚嬉遊以閱俘馘之過而無變容驚巳之虞畜之宇於塒者可數而收獲之

在園者莖葉無所損老詔其少尊語其卑不圖生身以來獲蒙此幸壺飧斗酒之饋却而不嘗山織野繭之所治又不敢以獻相與鬱而不卷謀所以報之其術無由是以敢冒然而來請也二人者田野之人也其言質而慤予怪其知不忘俞公之德而又知來請予之文孰謂野人而不知禮哉孰謂野人而不知好義哉吾何說以辭之哉遂次其語以畀之因名其石日膚功遺愛使歸鐫之以旌俞君之伐以不孤二人之勤而慰大地里人之意俞君名大猷字志輔以泉州衛百戶由武舉歷陞爲汀漳守備署都指揮僉事

夏鍾日益猶可避猶可丐吏士之逐遝至者反無可避無可丐今昔一體可爲浩歎

龜湖水利頌德碑

邑東南鄉之田皆仰水於湖。其浸鉅而灌溥者。龜湖爲最。環湖而廬且萬家。支村析聚。櫛比衽聯。總其鄉之名曰龜湖。蓋以湖名其鄉也。寶蓋金鞍玉屏諸山之水。釃爲四溪。流入於湖。瀕湖仰水之田。度萬餘畝。民蒙其利。而不能知其始所由作。惟畜泄之節。淤決之禁。昈列科條。謂之塘規者。知其始於宋蔡忠惠公襄守泉時所留也。號湖以塘。蓋邑俗方言云湖水之利於田若是博。故有隄以捍海。堰以陻潦。坊以瀦止。

庸以宣流○而嚙淫潰決之害○必有資於人力○歲治月修○然後無害○水庸之啓閉○有惰以妨時○有奸以病衆○而豪右之侵爭○狂狡之盜詭○皆所以爲湖之患○其具不得不出於政刑○所謂規者實於是取之○由宋至今○殆五百年○守陂之夫雖具○而官弗寻直○故守者常怠而廢事○民以請於前守方公○克覩纂節○推袁公世榮議協于民○爲請於部使者既許○而二公去莫之行也○屬南衡童公來守郡○以事行治屬○問民利病○而龜湖首及焉○民方欲言○公顧就而問之○於是有以前議得請爲言者○公卽符下晉江無畱牘○又盡民之所言○繙

庶得爲所督議塘規二十九條行之其鄉公善以寬頑接其民使樂於有爲不待撻罰而相誡以率禁其勤也無斗酒尺帛之勞而自勸湖以無患比歲荐登田入美倍粟溢他鄉人皆以侯之福我也相與伐石勒公之德且期以申救是規之詳於不廢也觀古治民之吏以循良見稱其善非一而水利之興修爲最鄭之白渠蜀之離堆楚之芍陂越之鑑湖尤其著者也作者非不欲爲無窮之利而修復之功每有待於後人蓋民庶乖分世祀遷易則弊萌蠹穴伏於其間如芍陂作於孫叔敖至何武鄧艾劉頌魏欣趙軌歷

數世皆以有功於陂爲民所記而馬臻孟顗尤有記於越以鑑湖之功也觀其所爲如伐木通榛以納衆流增闢水門益廣灌溉計功受分使大小戮力與夫禁民壅湖爲田立水約以裁貪爭皆於續規脗合葢古今異便而水利興修之宜不越此也斯規之有裨於湖而不足恃以不廢法固有待乎人者故予特爲記之非徒副民之請以述童侯之德將以遺後之爲政者於無窮云

夏鍾曰興復水利乃足民足國大計當事者何可不急講也

雜著

反慨遇賦

反慨遇賦者爲中丞胡可泉公作也中丞建節豫州實受上簡移濟上之節以來士之受知公者皆以爲將遇于上矣未幾火焚其臺用是失位吳郡皇甫子安作慨遇賦以寄意焉蓋反覆於公之將遇而復厄以爲非人之所爲其詞有曰諒匪人而實天兮侯離合之無端夫才高招尤名盛叢妒自昔而然況如公之卓卓者哉予獨咎公之以材名自災而無所怨于天也作茲賦以反之

驟百里之修路兮厥車攻而馬良節鳴和以應鸞兮柔六轡之服襄眡阨陋而弗卽兮閑二軌於康莊行九十其猶半兮忽摧轅而臭載伊行路之心惻兮壹憤懥其永嘅嘅長號而大聲兮顲蓋高而委罪余覽詞而美之兮揆所論而中槩緊燔木之爲災兮顧彼哉之所云弗執名而詞實兮有近取於此身被文采之煒燁兮播修名之赫喧既煌煌其外炳兮復耿耿其中斯光旁燭之四遐兮輝彌散而方暾世黙問之妒明兮紛狂猜而好搆彼明者之見妒兮覆逢殃而蒙垢辟爆薪之在茲兮固始然之所就憂兩木而終

爝兮宜星星而焚究彼燎蕘與燬㯿兮豈斯烈之爲
咎既斯咎之莫執兮何蘊慧而謂天苟改行與易意
兮孰世遇之爲難弘曲學以阿時兮蹐平津而開邸
廣中庸以容身兮紆朱紱而殫齒原好修而彼放兮
徂江介之悄悄胥盡忠而殞身兮從怒濤之極儆歷
前事而證之兮何禍福之弗自人直何往而不黜兮
枉何往而不信維此性之有植兮豈窮阨而捐旃孰
知所福之非禍兮珍厥好而逾肴溯黃河而西上兮
指朱圉之外郊自伏希之舊兮請端策以問爻玩用
嚮於明夷兮與晉德之自昭騁玄志以觀妙兮從吾

心之所要

夏鍾曰嘅遇情深矣反嘅遇其情尤深

讀埤雅

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爲書有自亂其法所引雖傅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証而反以自病者亦多矣釋暈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釋龍而釋占釋著而釋重卦指非其著書本指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日艾之文而錄禮文全篇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

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議○釋臺漢○其說尤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華之爲蘋蕭知其爲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耶○白華之爲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蘆之爲野蜂○則不當爲草○乃兩立其名○而兩立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羜○既成曰羊○則羔與羜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爲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榴○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乃有釋榴○

豕豬之通名彘其牝○豚其牡○牡之去勢曰豚○而其牡者假○今乃釋豕與豚不為明也○豝豵豣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為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為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為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豵○二歲豝○三歲特○四歲豣○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為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豝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為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傳○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

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夏鍾日可備博物一則

再書埤雅後

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義與其爲書序其義與澤以爲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爲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蓋文公於學才藝既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說而以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爲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

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間亦以此為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故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為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夏鍾曰較論極妥

示劉生應昌

凡人有所感而嘆未嘗不唱惟顏子一唱非夫人之所為唱也弟子有所聽於師而應未嘗不唯惟曾子

一唯非弟子之所謂唯也此豈在聲氣之動言語之窾之間哉非有曾子之唯孰知顏子之喟非有顏子之喟何以得曾子之唯哉講之於詞義信不免守株刻舟之蔽想之於意象將不爲捕風捉影之虛乎迅雷破山不及掩耳失路忽反恍若有獲[redacted]以是觀之劉生應昌奉軸以請於予乞書爲大學旨因舉數語以示之以發其端劉生思之有得可以見告如其未得當復來問也

夏鍾曰余謂顏之喟孔與孔之喟曾一般師弟相悅以解喟然而歎豈尋常之所能喻哉

示王生國振

仁者人也。軀殼形骸。不名血肉。純然天地之心。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生理。不自天閼。不自滯礙。浩然流行。目視自明。耳聽自聰。言自作乂。貌自作肅。是一人之身。即千萬人之身。是謂不獲其身。是謂克己。若黏滯形骸。執自軀殼。則有其身。有其身則於人為對。便有彼己。旣認為己。生理便不流行。終日視聽言動。皆不中節。故不曰仁者身也。而曰仁者人也。以此身公之於人。乃名為人。故謂之仁。見為我身。即名曰己。而不仁矣。只是此身。只是此視聽言動。自我作用。而不可自我起意。故曰人也。又曰取人以身。曰克己。又

曰爲仁由己嗚呼知仁之非身又知取人以身知克
己爲仁又知爲仁由己可與語仁矣

夏鍾曰明切而
圓可勤詁疏

存悼篇

亡室恭人淑敬陳氏將葬欲自爲志悼甚不能撰次
也念恭人平生最敬吾弟道原君之賢而知恭人之
修於內者莫若吾弟詳吾平生宦游取友於海內爲
不少然彼此室人褻修之問相及者亦不數人於數
人之中吾所最敬惟毘陵唐荊川太史故屬道原爲
狀將以乞太史銘而日月有期吾弟之文不可卒致

第書恭人所出系世生卒歲月受恩命數男女嫁聘之實與壙兆負向阡原名號授兒同康刻石納壙中情事忽忽如有所忘相友二十二年之間彤音情性忽若在前方共若在忽已相失靜神寧思欲寫一二悼復奪之真如忘矣吾嘗謂恭人平生有不可曉者早起晏寢兢兢不惰而未嘗勤事菲粢淡苦近於鄙嗇而不曉營財對人面冷無美好口語而不能矜重遇下嫗煦易見情款而非掠恩施見女紅麗巧窮力模效不能不止而未嘗以自飾被服有客在堂撤撰具恐不及若奉長者而實不知爲誰不多識字而好

攤書吟諷不善飲啖而好精治酒食無甚疾病而每親藥餌不尚禱祠而屢誦佛語談諧尤短而多記俚諺舊譏猜防絕疎而喜知小言細故又有可恨者居常自言入室爲婦便出門從宦事舅姑之日少吾罷宦來歸輙與吾服舅之衰惟得盡力於太宜人之養耳今乃使姑哭之其母歿淺殯久日夜不忘安厝之歸方與其父謀比父歿其兄弟治葬而自嬰劇疾卧床徒淚吾有二子意頗少之知自難育與妾再育也而臨逝數日顧聞妾舉女吾撫幼弟愷中與長子同教之每謂吾必使二子皆才而同康之才遠出叔下

貴爲命朝列大夫之妻○男聘女嫁○受女子之子之呼○宜有太母夫人尊隆之道而歷於吾爲子早約自將○終身未離女婦之節○每月朔旦三七日茹蔬爲吾禳疾而未見子疾之減○一生謹節飲食○專防瘍痤之災○而以足疽之毒甃小有不康○攻治病爇○無所護忌○而患疽在體○顧護灼忌砭○以是不瘳○吾於恭人○有可追嘆者○平日嬉閑不少○而觀書覓句之○須屢有相問○便屏不答○恐落吾事○不惜與人衍談謾語○而一入室中○悄然閉口不省○手胠囊篋○而非時有索○須臾必得○先代諱辰○尊長誕日○自不能記○專倚內人相報○而常譙

不忝。不問生事。而倉卒有營。常苛責辨。咎召容。而不先戒期。往往匆迫。出使行部。曠歲延月。書問不絕於常所游處。而未嘗一言寄內。無時不與客食。而一歲之中。對案執箸無幾日。喜近書冊。而居止靡恒。臨飡毋忘。內人非吾食。已未敢食。常愁然思饑。好接人及以夜聚談。出入來往無期。門不得閒臧。獲困踣僵卧。而妄請扃鑰不謹。訶責不嚴。又有終負愧者。譏吾好與人遊廢事。而今來往加廣。憂吾以多思致疾。而受人文請日多。怪吾聚徒招謗。而戶外之履彌進。咎吾夜深作書損目。而秉燭事筆研益酷。戒吾易恚動氣。

而遇事猶發○未能自制○勉吾靜寢安身○而反增納側
室○勸吾強近酒肉○以輔充元氣○而減損口味○甚於勸
時○贊吾督課兒子○勿吝箠撻○而今漸事姑息、又有、可、
悔者○恭人生前○不喜華飾○而以盛服加稱襚斂○特閔
宰殺○而封牲爲奠具太侈○本不信異教○而用兒女子
之言○飯僧爲佛事○以圖冥薦○素習簡靜○而多致有司
監司○賢士大夫臨奠○居常談葬法○宜高大其壙○使後
人得啓視○撫哭爲慰○而自以意作法○錮以膠漆○壙不
容微罅○況得復入視乎○知其願在同穴○而兩地穿壙○
百年之後○當永永相望○嗚呼悲夫○抆淚投筆○止於此

矣非言止此筆不忍復泚矣恭人之恨終長已矣追歎何及與永悔矣惟所負愧未有時彌矣納石幽宮遂別吾友矣䆁亂無次非志非誄名其篇曰存悼以示兒女子云爾矣

夏鏗曰不可曉有可恨有可追歎有終負愧又有可悔逐事寫來如聞泣訴之聲

純節善道列女吳氏謚議

純節善道吳氏者刑部主事何君琚之繼室也何君為主事已滿考以錄辟使江南未及上其考故吳氏未請命於司封然於典已得封為安人矣不舉其封而稱以謚重其德也吳氏已嫁克盡妻道又以烈死

而云列女者古人傳列女者以其德性才識儀則心術修教合道可以傳述紀載垂諸後世爲家人法而謂之曰列如令令甲所著婦人得在旌典曰烈曰貞烈則以義殉死貞則守節終身以二者婦人所難而有益於世道故得旌焉而不必其人之平生心跡能修教合道何如也列之於烈貞固大有別矣然傳之所載非處室不字者而總以女目之何也女子之於人倫所處異位而殊名故於夫爲妻於舅姑爲婦於子爲母於兄爲妹於弟爲姊於姪爲姑其名不同惟修教合道之女則隨所處之位無不能盡其倫故不

得以其位舉之而謂之女蓋與男子對舉之稱猶云天地陰陽剛柔內外大凡之名也故惟列女之所處爲能備陰教全柔道正內之位而立天地之大義而可列於後世非止一行一節之長而已吳氏稟貧英悟而開以講習之學賦質挺特而濟以涵養之功自其處室治家隱微幽獨不得見之地彌入於教委曲纖細人不致詳之事亦循乎道人所不得見者其夫知之人所不致詳者夫有不知而惟其臧獲知之其見知於夫者則或談說於朋友之間而學士大夫之所得聞其臧獲知之者則學士大夫有不得聞而闇

巷凡人媼婦傭叟之所能言約其平生之實則於德性才識儀則心術四者卓然峻潔粹乎完備雖古列女無以加也故誦詩閱史鑑古訂今能斷往事而揆世變其談辨詞釆與何君往復論議裁正有互為得失是才識之優也而斂飾莊一嫌以文華自炫儆戒諄切靡朝伊夕室暗突奥曾無惰容不以褻宴之氣干於動靜雖以輔攝何君之疾其摯而有別出於自然德性可謂正矣甘貧樂澹好引古人狷苦高潔行以壯何君所守故居官僅足自給殆至無以為殮絕無咨歎不安之感自累其趣何心術之偉也而黽勉

有無勤身嗇生。佐何君賓祭。未嘗陋
禮。督厲臧獲無使浮食。而柎視恩卹
畜之。疾遽詬譴不作於言色。是其儀則
不愛一死從何君地下。昭然揭日月以自
人。所共嗟慕。至其處死之從容。非知德者不能言也。
几筵之奠。烹熟饋酳。一觴一匕。竭舉案之敬如平日。
哭泣擗踊傷而不過。悉其遺篋書冊衣履與夫儉瑣
之物。推何君之意。尊卑少長爲獻與給。曲中厚薄之
宜。治葬未贍之力。銘幽不朽之託。再拜使者。屬其夫
友。雖知死者所欲。亦由靈襟慧識所自及也。勉夫之

妾使勿去爲之處其可以居松楸勿剪之謀烝嘗可繼之計量力之所及爲之測經費存危誠誨諭夫兄之子冀其有立責以有子續夫之嗣詞旨酸楚情誼懇篤見於哭奠之章付授之囑一言一話聽者莫不動心而一二嚚嫗昏童不可理論宜在以義斥絕念非夫之所忍含容顧待俟其自媿自製殮具曰此旣不宜以累夫之朋友亦不可以憂吾父兄也自處其死日時前期之夕取舊所覩書及與夫往返之禮褁燭讀之達旦而罷沐浴被服徧拜尊者而命卑者拜之能使父兄不以爲哀婢僕不以爲諫皎日正寢十

目所視炯然長逝合於成仁取義之要由順正以行果確豈所謂慷慨憤激伸不忘喪元之志而蹈自經之小諒者哉予故僭謚爲純節善道列女而著其議如此某旣僭定此謚將以質之蔡可泉而值何小洛與蔡君皆在皆以予謚爲不僭於是往告之郭白峰黃東石易愧虛先生斯吾鄉之耆望也亦如何蔡二君之所可於是不及遍告諸鄉先生輒題其銘旌予猶不敢自書而以勤李介石翁之筆翁年將百歲矣喜而書焉顧弔拜者相屬日日益多讀其旌則欲聞其義不能一一告也故著議以代告觀者當不與前

四五君子者異意又得無致惜於吳不得寤寐英皇任姒於千古之上享和平之福而徒以死自善與共姜伯姬杞殖之妻者比也嗚呼悲夫

夏鍾曰婦人以身殉夫者有矣死不足爲吳氏難難於處死之際從容周至爲得所耳文故諡議亦是諡解

王遵巖集卷之九

晉江王愼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墓表

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

南海處士陳公名濂有德而壽其在毅皇帝朝令天下入粟實邊酬以冠服翁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服有司以令格強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優詔養老而翁巳年七十巳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厚給酒肉緜帛如詔旨既老且榮爲州鄉長者其家又殖而孫子蕃茂姻壻盡得名家子尚書湛甘泉公道德問

學為一代宗工呼翁為舅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娛嬉一門之內和氣旁皇翁不惜以錢予貧人而好教人以善黎氏能諭其意而力佐之鄉人無親疎長少咸嘆陳翁夫妻兩人之賢而重歆其福然翁自少時始脫丱童即遭家禍同里鍾姓者與巨獄以搆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于原勢不可嚮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嘗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患其少弱不能與仇為理公不為止榜笞楚毒甘若食飴繫獄十餘年無幾微悔沮色為同繫者所覘同繫故仇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父兄竭力營

非躍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意告父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父母亦然所辭且爲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不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絕之非人所爲吾有俟之而已翁既出而黎氏歸翁嗟乎此兩人者其於爲義可謂堅苦卓偉矣予觀先王制爲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修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摸杖屨扱帚箕奉席執几帶觿佩礪極卑而甚勞以爲少者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於蹈義發憤赴難而不悔禦侮而能勝非童子

職也曾人欲勿殤童汪踦而仲尼以爲可也君父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是先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爲難者也在於婚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爲兄弟使致命禮之教人非爲僞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擇也有期先王謹婚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之禮焉推此義求之則壻有昏辟之凶縲絏之免無期而矜悅之中難俟其不得嗣爲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不尤可以爲難

哉○嗟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妻○兩人○則豈有○擇便○苟活○復君親之患○與夫中道相棄○婚姻之道缺○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沒○陳翁兩人之事○固予所欲著○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泉州通守陳君也○君以文學為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顧獨深好予文○予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敢愛○顧予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為之論著其祖父母之行○使刻石表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夏鍾曰陳公少弱能不以難蒙父兄顧慷慨就獄辭黎氏婚黎氏亦矢死自決曰不冀其出而先以

不出絕之非人所爲兩人節槩均足千古

林履坦處士墓表

士之篤行敦常不斁其性全其所受之懿以自淑而沒其身卒以所處卑約無所聞於人者多矣其心之憾與不憾蓋有異焉有以淑其身而亦有所冀於外與待於後於其無聞憾可知也不冀於外無待於後闇然以自淑不知有聞之可矜而奚憾於無聞誠於此無憾而後可信其爲善之足於性足於性而爲善則其所爲有以得其性而止耳非有過制之行離倫之跡以動耀視聽而驚傳詫也蓋吾門人林松喬年

之父履坦翁諱玖字又玉者世居潮之揭陽生而才諝以習藝而戰於章縫繩尺之場可以得志而不樂爲也文墨諷詠以自娛而已其心力智策與市人計舉廢而籌贏縮足以牟鉅取美而不屑爲也衣食不逆爲豐殺以自給而已其信義情欵以連結群伍乎決紛鬬足以雄長爲衆仗任聚徒送黨而不顧爲也悅色柔聲諭人於不爭以自安而已故其居世常樂而無可憂畏之機其與人常親而無可忿怨之境而欲名一節一行之奇以矜道說則翁之所爲若此宜其歿久而尚未有聞也此所謂含和葆光晦於人而

全乎天者彼一節一行之奇其矯咈之僞刻畫之勞方爲天之僇民然言者往往喜述彼而忽此此吾所以爲翁表其墓也翁雖無所待於後有喬年爲予其所待者遠矣喬年砥淬名行以進士兩宰巨邑專以仁愛廉決爲民不求乎上以獵時譽其鬱積久矣進爲通顯以承寵褒貤翁尊榮且有日翁之天且將不純而畸淆於人乎吾及翁未受寵命之日爲此文以表焉蓋猶純乎天而未雜於人也故表之日履坦林處士之墓

夏鍾曰只是純乎天而未雜乎人七個字形容到底鬚髮畢見

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

一把擎括雖單遒篇自首至毫無一弱筆弱句可尋

力大思深

於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効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探議之列則欲先闗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

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夬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

據見忠臣至隱

死若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巳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謨車駕戒發備

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猷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將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軍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乃誓不獨入遂歿之已而北裔悔禍化逆爲順舉執羈絏御銜壓奉車駕還都鑾鈴不棄節纛韜無脫者而國勢尊輦曾靡障陴戍壘之戰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巳去而再

議見泹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誚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爲苟遁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庚琠王儁辛賔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

所當而名因爲之揜也公之存不爲晉臣衛人之譏
而一意於國亾而不泯誠知國亡君復方且慊其期
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立於昔
之亾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
某始從公之族孫鄭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歔欷慨
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
窺英廟實錄載扈從亾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
而其名揜爲不得與昔之亾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
書也孰知其身亾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
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

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
不可以不識也葢公没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
歛衣冠而葬焉濁壘形魄公既决棄不復顧懐齒髮
骼齒化爲朔陲之驚塵以從飃風其混於沙礫委蔓
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
（令人不忍讀）
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
遨遊於鄧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
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虆葛施石而狐兎穴室牧
豎樵子頑愲不靈將有箕踞嗥跳於其上而覗草木
以爲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

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子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魍木夔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岡陀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遠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躓或不幸而仆猶不爲

流連感慨戲欷欲絕

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薈蔽翳之中

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
萹詫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
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撮其事而論
其意書以授鄭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夏鍾曰忠臣者寧使其言不中身不幸名不彰而
不忍其國之有不幸大幸在國不幸在身又不幸
而名不彰人不幸之而忌臣之心不以爲不幸也
一篇之意如此反覆慨歎無限嗚咽毅齋先生得
此表而千
載如生矣

陸義姑姊表

昔聶政之姊不惜一死以顯其弟之名觀者莫不感
動欷歔謂其姊亦賢女也人皆以爲能知弟之心而

與之同其慷慨屈原之姊須罵其弟以忠見放世或以嬋媛爲不知正則者予謂女須之罵非反也乃合也彼以深嫉上官大夫子蘭之徒蔽賢讒正交賊其君以忠爲邪使原至於顛沛羈離而不得容怨懟感憤無所自解而託於誶詈其弟猶云是孰使汝至此極者而汝胡爲其如此也葢忿之甚傷之至而豈以其弟爲不當然耶予於陸義姑姊之事益有感云陸義姑姊者長洲陸浚明之姊也陸君以謫居吉而其妻没在吳有二男女子方幼若不得育亦且死矣義姑姊舍其家以來爲陸君育其男女子竟得不夭死

漸長矣又爲教以男女有所事陸君量移過家悼其妻之亾而哀子之無所恃也欲不行義姑姊又勉使行而居陸君之室撫其男女猶前日陸君伉直不偶於時竟謝歸姑得自有其子而義姑姊復其家吳人覽其事而義之以爲猶古魯義姑姊也故名之曰陸義姑姊而陸君尤悲其以讒故累其姊事之如毋終其身以明德之難報自爲之傳以顯之使聞於無窮方陸君爲諫官好言事言皆犯當時所忌人噤不敢出口者而論柄臣姦利誣罔罪大宜用四罪之討言尤危壯故得讒最重謫置□徼義姑姊益嘉其弟之

能以直守職不有其官而已亦不有其家以輔之示

與之同其慷慨而所以寓其怨懟感憤之意猶曰是

孰爲此虐者播棄諫臣使不得保其妻撫其子而吾

一婦人者與之子子而周旋也其致疾於用事之臣

意猶深且切焉正與楚女須詈弟同志陸君幸不以

諫死耳使其不幸宜不惜一死以發明其弟之志深

井里之殉又不足爲者此婦人之立節善道好古人

大義而有天下之憂者非徒有天性之愛於其兄弟

急難之頃而已予謂陸君之傳非隱其姊葢嫌於自

著故獨反覆於其恩勤男女子之德詳焉予特表而

出之○輔陸君之傳以行○於以風世垂教○豈淺也哉○

夏鍾曰聶姊慷慨人所知也屈姊
忠憤人不知也讀騷者進一識矣

林母謝孺人墓表

孺人潮州揭陽故處士林翁某之妻、而今龍溪尹松喬年君之母也、龍溪君始以進士分邑蘭溪○爲政方得民○而以孺人之喪去邑○邑民攀慕○知不可留○則請其鄉之大老章樸菴尚書公○志孺人之葬○以慰林君○且以爲報○林君既以禮襄孺人之事○與處士合窆○起復爲龍溪○以書至淸源山中○屬予表處士孺人之墓○予遜不敢當○顧與林君之誼不淺○不終得辭○乃爲處

士墓表而復書龍溪曰喬年方以才廉爲縣進顯於世之日邇矣宜得受賜於上以儀章褒寵賁先人幽宮而諛德序事可以屬當世貴重有力之人故缺其一以俟喬年他日得意而爲之非吾獨靳於孺人也喬年書來數四曰受上賜以爲亡親榮松不能無冀然即得之猶外物也當世有力之文松度終不能得而亦不願得之也惟君子之言可以信於人而使後不泯是松所以致孝於親之大望而先生其何以距焉嗟夫時所謂愜於志美於觀而可以寵其父母者可知已而喬年所存如此其趣好固大異於時足以

推見孺人之教已。予益愧其所以請者。辭益固。而喬年之請益勤。乃問孺人之所以得謚者。云孺人養其舅姑孝。自其始見廟。至於既沒。遇其杯棬杖几而不敢褻。而歲時之享奠。必飭必豐。如其生而饋之食也。不事其夫敬。自其既反馬。至於稱未亡人。見其書冊琴瑟。必思而哀。而不以燕私之邪氣亂焉。遺言傳訓。奉以周旋。以約其身。及泉而語其夫。色無怍也。其教諸子嚴。自其能言食食。至於就傅。給其衣食必以節。覩其課業必以數。其學者從仕。其不學者時家。一言一事之失。不以既長且貴貸呵撻。而惟恐其子一日之

即於淫以貽父辱也蓋其所以為婦為妻為母者無一不出於陰教之正而終始如一日可謂貞且恒矣於是宗黨姻屬之賢者考德論行最其美之凡而謚之如此予惟古者易名之禮蓋上之人以施諸其臣以勸士而崇教而施諸婦人者非君夫人不在是也近世乃有士大夫自相與表其人之賢而不遇相率謚之以明尊慕要以稱於朋友問學之間而已於禮既不合而事亦不多見惟婦人之謚家而用之不以為非自內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美固世所不講而今之易名其俗又如此則謚之施於其人固非考

德論行之所存也予懼世之視恒貞孺人猥以家用之俗忽之忽其謚而因以不知其人則內教何所視焉故特著其謚之叢於德者以爲表而使龍溪君刻之於墓

夏鍾曰通篇從家用之謚發揮一番識見高議論大

封郎中鄭殖菴公暨配伍宜人墓表

往予謫倅常州、今戶部郎中鄭君汝德爲縣於無錫、余以事至縣、縣人言其尹不多秩人、櫝朴棲於廊門、庭中諍詞常空矣、尹故早起晏休無朝夕變細民一物之餽不敢至其室予既善鄭君得其言於縣人私

以爲君籍且勉卒之君謂予曰此非普之賢維吾父母之教始吾至縣頗嫉民之不如法者杖之患其不痛吾親聞之輒戒曰夫孰非人之肌膚痛在人之肌膚而心不少動何其忍也且民不如法教之可耳烏在杖之痛乎吾以親在邸數入內問省輒止之曰堂上須臾不坐縣官庭中門外之人積矣有裹飯繭足而來者卒不得見縣官腹枵然而徒反事安得不滯而下之情安得盡也吳中人士最善治珎巧飲食一日有士持餉以見吾受而進焉問何所從得此非舍中具也吾以實對且曰是士人可與禮接兒爲親故

受之耳終不肯嘗曰吾家故疏糲今每食有魚肉蔬豉口甚甘之此非所常食當不甘也固勸之乃言曰非吾不甘顧而爲縣於此乃以親故受餽縣固無他士人乎是可以禮接孰非可以禮接者而胡以拒其他民將覘意僴間有獻備味當漸廣而雖不受彼已費矣吾終不食此以杜其後葢普之能不以刑毒其民而知勤於政慎於取與非敢自賢實重吾親之訓勉而不墜云爾越歲余有山東督學之行過縣閭起居鄭君曰歸矣始吾親之來非以就吾養葢以視吾爲政既以見爲可教也遂去不復可留曰海濱之盧

將穢田園其萊矣吾少所治習其勞而安焉糞除芸植還吾舊事豈以而爲吏輒忘故所業苟耽微倖之養遽渝吾樂之常哉藎鄭君之父母所以自安其身與諭其子者其言如此鄭君既以賢進顯於世爲郎尚書省天子嘉之若曰維吾有才臣能其官其封鄭普父其爲郎中母伍氏爲宜人吏部司封郎中行其事久之鄭君喪其父未畢喪又喪其母其銘父葬得故少司徒順公新山爲之而張司馬半洲公爲母銘藎鄭君自力於世以褒顯其親又託不泯於名卿之言足以酬劬燾之恩而慰其無窮之情事矣猶哭而

告余曰。願有以表二親。余既得其安身諭子之詳。可記也。而與鄭君相好久。益深。其胡可辭。乃爲表於其墓曰。是爲封南京戸部郎中鄭公之墓。字曰某。號曰殖菴。配曰伍宜人。

夏鍾曰。非以就養乃以䙝政。鄭君之父母爲可敬矣

行狀

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愧虛先生行狀

先生葦時中字嘉會本江西南城人南城之易自太原從東晉後周世有名人宋淳化淳祐間仕尤有顯者其籍於晉江由凱二公以歸義入泉是爲先生高祖生道童應觀是爲曾祖及祖應觀生欽贈文林郎夏津縣知縣父也母胡氏封太孺人先生生而醇靜不與凡兒狎毀齒從師塾遠於家往來早暮不失晷刻行過市無遊覩蹟步坐市翁媼竊識之終始如一日日異哉誰家兒在塾執業熟矣猶守案坐誦同塾

兒誘之嬉不可或斬之不爲忤時摘誦數句不絕口傍兒笑曰獨此四句患怠耶應聲曰誦久有味非爲怠也塾師駭問之知其性近於繩準而章句義味殆心所通矣比長彌究經訓潛心儒先之業蔡虛齋公以儒學倡明一時尤精於易從游多名士先生一旦不介而謁公厠於末席方講孟子知言養氣之章公舉以詰先生酧應有條理公頷首久之同輩皆側首盻末坐名爲之諠公語諸名士曰晚得此士吾易不孤矣呼爲小友尤愛其德性自是游日益親有同列所不得聞年四十始舉嘉靖壬午鄉試蔚然爲碩儒

舉送官皆大喜以得一人而榜重也已丑乞授東流縣教諭邑介江陋守陋鮮文先生日坐堂上質難諸生經傳諸生瞠目不能答因爲條折大體敷暢微旨歷舉前人訓註孰得失以相証發諸生皇汗沮屈先生覼下其意易色牖之隨材導接不困以所難諸生華終窘於文已知据經演訓矣則爲開說文行先後榮華本實之辨諄諄懇懇遠利秉禮身行其言非以空言感諭人者諸生傾聽轉相語漸以不義爲耻後進今有記其言邑鄉大夫宋御史公邦輔疆直廢居清介絕俗與先生游甚密去東流贈之文條其美十

二曰明道術曰復古禮曰育英才曰敦風教曰擇師範曰優儒紳曰揚節孝曰禮耆年曰篤孝愚曰協寅倡曰勸廉靜曰廣慈惠不見其文而數其目師儒之美具是矣宋公以爲無愧詞也浙江甲午鄉試聘先生往內簾權積輕久考試官有其號耳先生正色舉職精閱而决取外簾不能奪所得皆名流乙未陞夏津知縣歲旱蝗大起先生視事吏進牘白署揮之曰非所急也即出舍素食白衣菅屨徒步請禱有神必舉從者不堪瘁苦先生羸然病體獨勝之精誠至而忩其德也天乃澍雨驅滌猷厲蝗去而邑得歲齊東

最患役重括民屋居桑棗牛馬以定戸上下先生惻然曰役非吾所得遽蠲惟毋使司役籍者妄上下之庶以均爲寛耳籍出民無以役不當戸愬者受田稅使民自執量權主受者莫爲虐邑訟故寡先生曰吾爲之民將多訟人怪其言戲每訟至者皂隸屏立廊下朴偃於庭民不怵威情實具吐即以其曲直還與之鞭贖都弛其重者撻遣而已民有欲言於官爭來言得其言輒去庭中絡繹有言者民始曉邑公無戲也上官多移獄夏津比罪必於情法不視上意所向獄比上或忤意被譙讓恬不爲改卒如所上其愛民

惟恐費之視一錢如膏血至葺治城垣修飾學宮有所當費以義諭民使自差次出費民悅而事以集其訓邑子如在東流復為延名師餼幣不以費邑子弟彬彬多成材暇則蒐訪故牘舊聞輯次成書而夏津有志邑之文物遂有稱東郡化去昔陋武城大水檄往視之具以實上監司迎撫臣意憚以災聞駁其議先生仍前議益以危苦詞特議踰境謁監司言武城窮哀狀曰稼為棲苴彌望汚瀦矣民脫魚鱉者尚露立窟伏忍不速救武城其無民乎聽者始盛氣待之卒內愍感動得奏賑獨其循心而行必守所是不顧

計他人喜慍事多類此云在邑四年撫按交章論薦吏部聚共薦良召試臺諫先生以年自實不就試當得郎曹而澹靖無他門竟除順天府推官京兆俗雜難控馭臺省諸署臨之期會繁數人謂夏津之治非佐京兆所宜先生曰京兆視夏津大小殊耳民貧急當恤上官異同多不可徇吾以小治大第恐弗勝無非宜者所司刑法常兼治他司多偎微猝索勳戚璫寺寄屬紛拏羼須侃語慰遣之失所寄而不得怨隨事捄補施澤少而力尤勤俸餼屢空貸於鄉人益京師浩穰游接十倍夏津共不取如在邑日故昔無不

足而令之都御史胡守中不法下獄有旨推劾先生被旨涖輦窮其奸狀贓數千在位有爲胡左右內憾之謀中以他事先生方以母老憂念疏乞終養都人榮其去先生去夏津人思之繪像以祠寄其思於石臨淸林比部公瓊實書其石以宋仙居令陳襄爲比葢確論也人聞舊邑公乞還老稚不戒而集牽攜數舍迎舟於河側曳挽後先持棗栗脩脯以獻先生爲啖一二而受之皆叩頭大歡聲載兩溪循河纍纍不肯去及去髮有失聲者時金陵王公以旂以中丞赴留臺聯舟河中嗟歎之爲賦詩有斯民信是同三代

循吏元非拂衆情之句至家築一室奉太孺人以居昏夙起居出入告省有恒節造次必於親側覩所欲愛竭其情禮友二弟掩過揚美用意曲至家人有不及知捐父產與季弟買田贍寡妹之守節者保護其嗣子如子故給事史公于光之夫人先生姊也事之如母異母姊二人家皆落審力所能營護周旋其間皆以權太孺人之心太孺人年九十一而終先生行年七十矣毀瘠殆不勝喪弔客惡之送葬徒跣扶柳車哀動行路宗黨稱孝焉夏津武城二縣人思之不置列上其政士民無異詞祀先生於夏津儒學之名

官祠武城亦奉主配故郡守陳公儒之專祠世侑享焉去而見德久而不忘豈私智小數所謂致哉先生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六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六娶郭氏贈孺人再娶楊氏封孺人子用復國子生娶莊氏繼娶楊氏孫象深庠生娶蔡氏早卒象粵娶莊氏象昭聘叅政洪公富之孫女孫女一人許叅政黃公潤之少子伯農二公皆先生友也女一人適庠生張志遂外孫守謨守詔守誥守論詔誥俱庠生曾孫女一人象深出用復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吉奉葬於南安三十三都之乾頭原其

兆先生所自卜也○先生形癯神清○溫恭而莊○和氣溢
於面目○語不華蔓○無悅人之容○而有浸漸醉人之益○
無驚世之論○而有篤近扶世之憂○一見知其有道君
子也○淡非由性○加不欲以疾憂親○尤寡食色之好○居
常泊如也○與人交○情摯於文○久而味深○規過攻慝○不
為邃切○常以微詞感諷○謙抑恂恂○若可玩易○非禮義
所可○決不以徇人○在齊東故習州縣事○中丞御史○監
司用與臺禮○同官漠不為恥○先生跪起呼贊○用下士
事上大夫之儀○張御史者○威虐甚○內不堪其忿○詬曰
易恭侮我○或以謂先生○先生曰○以禮事上為恭○以非

禮是侮也御史自倒其恭侮吾不誤也中丞某入朝郡縣厚其賂獻先生入謁持在邑所刻虛齋圖解數册而已中丞知夏津令不取亦不責也自號媿虛志不及其師有問先生爲名位不如師昔所期而愧耶曰惡爲是吾所愧於師者沒身焉耳由其言其志可知也先生傳師學教授生徒數百人未嘗自出其書曰嘗引一部足矣細玩熟復可也自爲說於師何所加祇不及耳且有西河疑子夏之嫌也其篤信貶遜若此學專一家不務該泛間語某吾以羸疾不得致力於書甚恨寡徑先生誠多疾其不務博要以修質

反約爲功某知其以微詞教我也某罷河南闈歲而先生乞還侍游於家十有七年雖不副師誨知其學術事行則不後他人故用復委狀先生之行而不得辭嗚呼木壞山頹仰放曷所文劣而事核惟宗工鉅筆採擇而章著焉

夏鍾曰易先生專師虛齋自爲學以逮居官道德經濟卓然可紀而猶愧虛爲號志不及其師即此已見先輩長厚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爲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

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禎、父明、封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爲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子、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部考功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雷志業、次適邑庠生蔡紬、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氏、孫女一人、漢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蘭、聘僉事黃鰲女、孫女三人、沖

懷娶太守張志遐姪女、孫男一人曰毓蘭淳懷未聘、
女長適戶部主事徐榮長子用賓邑庠生、次適敎諭、
朱廷貴、介子東啓皆出高氏、滂懷娶王氏、孫女二人、
淳懷未聘、皆出黃氏、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葬於
東郊玉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凝峻○頭直手恭○不習
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媟嫚之語○
不敢至其耳○爲學官弟子○已有文高伏人○而行潔禮
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跡
所履○直以繩引○絶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
其顴○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爲角觝之戲於前者○

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請其爲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利篤於天稟而修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獎待溢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輕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庭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都下（楊公真知人）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於榮利已如此爲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

貨賂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爲贐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賄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爲姦利事俾公嚴恪數治酒餼爲好會冀娛公意公舉盃濡脣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爲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人罪狀事下部尚書孫公九峰歎爲得職每舉公官氏稱於曹中以勵屬員數爲冢宰馬端毅公言公值

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redacted]○轉饟遼左○故縮其期○以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楊公○已為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遼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為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夫習於晏熙高重○不樂去職○

公○之○去○人○咸○以○爲○難○薦紳咨嗟贍送○塡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迎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燠○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御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庳○公制軟輿○自輿莊安人昇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蹩躠然行也○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爲乏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且吾自勝之○不爲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微時所交○公親爲執紼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

視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在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為挈囊束帶○扶持登車○未及○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藏獲追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阿扶○叱咤不至犬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為○益怒○公側怛寬曉尚為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譴○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墝埆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

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渥丹立者垂白七箸盤觴之奉温以愉邑泉中傳誦嗟歎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朴茂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養二親身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爲子孫謀祿耶言者屢薦於朝故相桂公萼爲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傅方公獻夫代桂公爲吏部選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

方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灑恬曠。脫出塵壒。其趣絕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豔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淫聲。平生不御絲竹。與人談。有及物價市利嬴縮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於陳說理道。揚搉風雅。亹亹有韻。如巨木撞鐘。鳴聲應即。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左氏爲宗。雄偉奧健。其語所獨到。斬破規矩。亦自爲方員。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

公手皆以爲不得所託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特識冲下接好獎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借嘉樂患人人不聞淸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褐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爲布衣朴茂公饒於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爲豐既入仕處顯矣淸約如此又見爲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涸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爲先進之交及去爲他

官廢居巽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曰明眉公偉是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於公者淡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荅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略大指以公爲廉孝人也（二字足該李公）公之材不見於位分事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郊廟朝廷徒爲鄉黨閭里所歌誦其歌誦者不過於公爲有至性篤行高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此轉文氣闊翔從韓昌黎子厚誌銘中來）何如使公當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嘉靖初不堅臥不起有諸巨公之力欲引以爲重必馴致通顯

有當世事功然公去之早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
舍去就豁然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事
功彊敏博達者之所易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而能
勇則有當世事功者或難之公優其難而其易者顧
有不可信耶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
一區皆先人所遺殁無以爲殮諸子貸於人先大夫
歸賻財而僅成禮今其葬鬻田而後辦諸子嘗不免
於飢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久不能興竄伏草莽
尾縶而寓其孥於他郡侯王公士俊蹙然歎曰及吾
爲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

公皇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其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敝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飧又爲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誼公其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廄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於時而行施於一鄉所謂歿而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鉄然未舉是諸子之不肖而小子之罪也日月有期茲塗將啓謹次序歷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諸銘公之墓俟觀民風者采焉

夏鍾曰竹坡先生行誼自是聖人之徒中世士大夫高者志於功名卑者溺於富貴不見此種風範矣

矣
夫高者志於功名平者溺於富貴不見此種風韻
夏鍾曰竹坡先生行誼自是聖人之徒中世士大

王遵巖集卷之十

晉江王慎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誌銘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士有奮徵起。隨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一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改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

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爲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爲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以彼爲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爲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任爲戶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乎○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蒿目但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

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爲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者○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爲戶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爲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爲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爲求死也○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譴○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

且益多必不爲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爲後止疏逮杖之日爲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一月一日爲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鋭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

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
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貧不
能葬忘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
里寶蓋山之麓穿壙堅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
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予惟唐君之不欲君無
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
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
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
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以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一
銘曰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爲不

可以死耶亦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大節已昭然而若此

夏鍾曰不獨哀其死而獨詳其志亦深一層之論誌中所未盡之言於銘中發之另一作法

李母純懿孺人秦氏墓誌銘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日李母純懿孺人秦氏卒年九十有三子若孫若曾孫與其婦扶杖勝衰哭于帷堂而東西列者百五十餘人女子適人而攜其子若孫來臨者稱是若孫曾之親戚所嘗往來之黨尊事敬業之大夫士弔者以數千孺人之存以歲時受其

子若孫曾及諸婦之壽女子與其夫及其男女亦來會大車肥馬塞巷陌裘帶纓絢充溢堂上堂廣百餘步至不能容閭中步搖翬狄垂揥懸瑱巧麗之紅實筐布篚纚繡爲藉以獻酒分殽潔造承第進爲孺人歡孺人以尊卑大小序而接之腹堅齒健飲旨嚼嘉人莫不自喜謂爲得孺人之歡如是者餘三十年自郭邑郊聚老少賢不肖傳說嗟歎爲不可及或仰天誦禱以願其母至有咨怨吁欷恨其母之不然以咎夫天之不均秦孺人之名人人莫不聞嗚呼盛矣孺人泉州衛千戶傑之女嫁爲恪菴李公瑄之妻恪菴

不問劑券而貰日進。不知饋遺之費。而交游益親。鄉人之飢與疫者。資恪菴之藥與粟以濟。以善聞於鄉。然恪菴稱於人曰。是吾妻之助。恪菴歿、諸子孫之爲士者。其學專。其材成。爲他業者。其生事辦。皆曰。吾祖母之教。蓋孺人之子孫蕃矣。買田作室。督任條置以篤其生者甚均且至。而以矩法。孺人坐堂上以色笑開示所好惡。其執絲枲撰酒食之治女事者。常若孺人之臨其室。其省種穫力賦稅之治男事者。常若孺人之臨其家。誦詩讀書。則古先王尊師樂羣者。常若孺人之臨其塾。其政不肅而齊。其教不怒而威。所繞、

彌衆所及彌精而所處彌適其材稟神識蓋天得之也母于李氏七十餘年劬躬約已累仁勤行以太李氏之世其事甚衆不可悉書余所論其几而又特著其事之大者初李氏族大而譜孺人命諸孫之賢而有文者士絢士章士黙士弼士弘撰論世次聘邑名士沈亨纂而成之復以意授士絢等定爲家範數十條勒之祠堂子孫朔望展謁讀家範一通以戒焉李氏子孫不忘其先油然興其惇睦之愛由孺人也俗降教失士大夫因陋守近能言其祖者鮮矣孺人之志宏遠如此觀其大其細可知也士絢等述孺人之

行來請曰吾祖母之存知書喜文章於人之賢否尤有辨別而嚮意賢者今其葬得先生銘之是祖母之志也故爲論而銘之孺人子孫既多男女嫁娶名氏具其家譜及鄉進士君之狀茲不著銘曰

曰氏自秦栢翳云裔始有好馬國于汧渭仲奮佐周禮樂肇賜有非冉祖及孔之門漢彭晉起縮璽乘軒統卒一旅祖閭之昆厥根既遠枝條芬敷爰生賢淑令族攸符稟女之身材也維夫爲婦能恭爲母能慈匪曰恭只其家由治匪曰慈只訓督實師克篤其慶以昌李宗作之自我亦享在躬斲石刻銘壼儀是崇

夏鍾曰前半敘孺人享孫曾之福後半美孺人垂家範之則自是不可多得

石母洪孺人墓誌銘

石君華嶽申卿謀葬其父潛軒先生能得貴溪江午坡公以達之銘可以葬矣而以其嫡母洪孺人之銘委予予謝不敢○午坡公以才名雄海內予所畏也○乃使執筆頡頏其間不亦冐非任而忘所艮乎○申卿再拜言曰○知我者於海內惟午坡公○於家惟先生○今父君終事○不得一言是無以明不肖之受知於先生也○潛軒公非華嶽與弟喬嵩○無以衍石氏○非孺人無以有嶽等○孺人之德在嶽等與所自出之母○其功在潛

軒公與石氏之宗先矣孺人殁華嶽僅七齡已知哀思哭泣今長矣不至無知識飲食坐起未嘗不思思未嘗不涕出華嶽雖六七齡孺人已預待之云異日當如何今尚如此也無以報重賜慰遐靈惟使其氏行一挂名賢之筆庶其有以慰也華嶽亦籍以爲報矣予愧不敢當而不忍辭其意予觀風人所詠葛藟勉治服之儉卷耳明審官之志蘋蘩敬祀事之修而其德在於關雎蓋其反側憂思求窈窕之女以佐君子爲之琴瑟鐘鼓以樂之所謂不淫於色無傷善之心是爲婦人之德而首他行也江沱之媵有不以之

悲小星之御有宵征之勞然以際後悔之思沾在公
之惠猶歌之以爲美而刪詩者列之二南亦足知有
德之難也世衰俗失教不及於婦人有如孺人絶去
妒娟斂巳專居以安諸侍之筦簟使薦君子蒸和委
順李見譏繩雖位分儀等與風人所詠不同亦媲有
其德矣他行不著固可知其兼之也如孺人之德而
使當上世之生逢能言之媛必有播於聲歌而彝之
無窮既其不遇則亦安可使之不一出於予之筆也
哉孺人生成化巳丑月日歿爲正德庚辰月日而葬
爲嘉靖乙巳月日銘曰

毓名族翳洪氏家仙嶺越

百禩○父敦素雄于里○選所歸○百之子○恭爲名○敬夫字○早業儒○晚不從家既落○中復起○術其遊○居無悔○胡能然○內佐以○饋職共○絶情侈○仁且惠○克具美○權厭最○不妒忌○蓄他出○覆由已○逝不泯○受多祉○子華嶽○譽髦士○如圭璧○韜四耶○纔蘊藏○待薦侑○喬與嵩○孫齒齒○梧竹閒○鸞鵠跱○椒條遠○初聊耳○考吉卜○辰良只○從其夫○令終始○雙貞珉○告勿毀○世嚚昏○尚視此○

○夏鐘曰婦人之德以不妒爲最此關雎所以首風詩也文情擺宕其以詩爲銘耶

笥江潘翁暨配方氏墓誌銘

翁潘姓、名泗德、教其字、娶方氏、高祖仲賢、曾祖文顯、

祖永貴父世瞻皆不仕世瞻生子四人其季翁也翁生於成化丙申生六十有三年而卒爲嘉靖戊戌方氏後翁二年生而先翁五年卒則爲成化戊戌與嘉靖癸巳也子二人實寬實早卒而有子女各一人寬六子三女子皆使讀書其長者多爲學官子弟潘氏之世將益大竭力盡志卜地甚吉作窀甚固以葬父母者寬也葬之日爲嘉靖丙午九月二十八日墓在南安縣二十都月半山之原坐戌而向辰未葬前一月寬持吾友尤見洲君狀且介尤君來乞銘予少時與實同學舍從師雖未定交然追奇其才而早死意

常悲之。潘氏之世既大。子女聘嫁皆名家。與予家相聯綴。呼爲姻戚。寛能卑身踣禮。以見於予。其詞甚愿而但惻。予固不能辭。而寛之詞有及其兄實者。曰以亡兄之志。使其在必得志。力足以累公。今雖已死。使其有知。亦必以是累公也。予聞而益悲。益不得辭而翁有二女。其一以歸陳紫峰先生琛之介子。紫峰以德學自高。於俗寡好。顧甚好翁。不獨爲姻婭故。使紫峰先生在。固當銘翁。是翁終必得名筆葬也。予文烏能固辭。既志之如此。併爲論而銘之。銘曰

予觀世之有家而興者。莫不有賢夫婦焉。季翁遐翁

舉而能獨成者也。若潘翁與其妻方氏亦其人已。翁性坦夷喜施，而方氏警慧度事。出費翁善爲不疑，方氏巧於前億。其於一家之治，相勞於初而偕享於末，兩賢以積而並食其報。如蔗蓌之必獲，祟比先俟而後收不爽。厥謀良亦賢哉。且非獨兼舉，又有相濟之功焉。大嗇而無散，則人莫之附；然多與而不節，將有難繼之憂。好猜而不情，則人莫之任；然過信而無懽，將有易欺之患。而潘氏夫婦各致其長，以力於生宜。其少敗而終成也。是二人凡民也，其用之一家小道也。以予論之如此，豈不有可觀者哉。

夏鍾日誌不多幾筆議論俱
任銘巾名手作法不同乃爾

陳澹齋先生墓誌銘

陳氏有姓於晉江自其曾祖順從外家徙通州而籍於泉州衞其始著籍從所壻之家爲武氏順子二人長成由千戶累起戰功爲都指揮僉事次忠以文學高等爲學官弟子忠生錢塘教諭恪軒公寧勉義有德爲賢師儒歿後諸生思其教請祀於學教諭公生歸安知縣朴齊公及先生歸安公與先生始反其姓之本爲陳氏陳氏雖徙未遠都指揮公以壯畧英持開閫全閩錢塘與歸安公及先生以儒業湜身教家

陳氏遂望於泉陳姓行方新人稱之未習泉人白熟猶多言武氏云陳之爲泉望不獨門閥尤以兄弟友愛名其家公從歸安公學事以父師終其身歸安公先五齡耳齒髮差池斑白相亞於行則隨於坐則侍唯諾肅如也聲柔氣下竟日不見齒進退視所謂不敢以意主久速見者始怪爲矯已見其造次無變迄老如一日感慕以爲弟可能嗟嘆內愧而已趨其兄之事必在已先視其兄子之疾休必在兄後佐其兄治嫂與侄之葬謀吉卜善必勝於自葬其妻歸安公罷歸善殖產貲高郡中先生舍內常空甔儲瓶蓄蕭

然自足無幾微望其兄兄亦樂其弟之甘貧不益以財以恩其趣時人兩賢之事母張孺人尤謹旦暮居起之適衣薄厚寒暖飲食溫凊多少所宜以志逆爲之節無一失所欲每察色笑得意向不待聲之及母固愛少而先生尤懽其心常潛行覘先生爨廩庖庫欲得其所不足以謂其兄先生輒曉所行行輒從曲爲有餘以示無所急孺人竟不得所言事姊如兄喪之哀甚竭其情歲時甥祭其母先生嘗期而往久之無所懈兩女弟皆爲士人妻愛其士人如弟先生既好學二士人皆有文而又女弟夫也相與懇欵特至

偲偲怡怡有知其爲兄弟之姻者怪其似朋友但知其爲朋友之好者又怪其似兄弟也諸甥皆才事其舅如於母之存二十人皆繼室歲中之先生之家十九而一之繼室之家蓋先生所以感之歸安公生徒數十人多異才先生常以文最其列器於兄甚同學咸伏無譽弟之嫌累試有司無所合頽然在後生間頗不樂而值東宮霈澤錫諸學官弟子高等屢試不第者冠服復其身先生欣然曰時方違我我且舍時栖栖乎何爲榮君之賜而老焉其可也遂蹈舞受詔拜賜歸安公勉之不能止既隱不復著賜服婆娑巾

履歸安公每命之服先生曰負恃所有而不榮君賜是士也驕吾不敢果以爲榮而忘吾故毋乃陋乎歸安公嘉歎之先生於兄有違者勉之使不冠服而冠服既命之冠服而不冠服然兄不以爲違也先生闇然修飭無事皎皎襮衒之爲光暉內映於世之紛華澹如也故以澹名其齋家人未嘗聞疾聲呵譴不至於臧獲謀於人不隱所長施於人有不答不責其稱與人交能敬久不爲衰才智出巳下者尤取巳下之其有顯者不爲曲隆有所求也爲善以足其性而已深自覆匿惟恐有知其學深於古其才足以有爲於

世世皆莫之知。惟孝弟之行。以其積而不可掩。雖重爲覆匿。卒徹於閭。昔孔子論士。以宗黨稱孝弟者爲次。然列士之品三。而是爲之次。顧不難與。先生才守旣以不遇。又匿不自著。某獨述其孝弟有聞者。以志先生之終。嗟乎。是亦孔子之所謂士矣。不亦難哉。先生名尚謙。字正夫。配莊氏。生子譔。娶傅氏。生子元孫女二人。長適朱瀫。次歸某。封恭人劉氏。生子詵。娶侯氏。生子英孫。妾　氏生子誨。女二人。適庠生林益明。其一尚幼。生於成化癸卯十一月十二日。卒于嘉靖甲辰二月二十三日。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

三十二都徐倉里之原某爲之銘銘曰

有衣於此褧其表而繡其內觀之者以爲無有而知之者以爲晦其可得而晦者晦矣其不可得而晦者益章於外惟其晦之而益章斯吾銘之不愧

夏鍾曰誌內多好句銘又佳

林沙溪墓誌銘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门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奬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

白梅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戸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爲御史時有論事之告持議者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慝耻爲辨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巋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耋倪有哲有愚皆相弔以人之云亡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爲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

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爲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修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爲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濠人有孝行宜褒以勸時宸濠人方包逆謀多爲不法而外飾小行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僞而與之使益爲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爲逆即使爲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爲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

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爲公罪其所爲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爲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爲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爲奪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爲壽論抹御史范輅被逮輅之逮宸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事紬其邪心顯與爲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巳丑進士發身卽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

後得除為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推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勺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攜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為奸𤥨玩重賄無所愛公為御史閉關掃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怵皆公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心淬行不為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利若此豈以宸濠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為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

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為號實志不忘其
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
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為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
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
有一康彊壽考有四子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
教孝謹不惰侈其才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
佐公為學與入仕能以勤資其斂以食養其廉始終
一於敬順無諍言疾色以犯公指知公欲悅繼母事
姑彌謹撫諸幼叔甚慈比長皆為之娶而接其室甚
睦以公愛其弟故夫人沒公遂不近媵侍所以致其

思也。公喜飲酒。不爲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爲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愧人。雖啣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嘉靖庚戌八月公卒。以十二月初一日葬。喪三月而葬。禮也。公子弘宇弘建先卒。存者弘智弘守。實克謹其禮。而嚴於大事。其來請誌述公遺言曰。徵王道思之銘。勿以我葬。墓在南安縣福山之麓。與蔡夫人同域。公從仕日淺。其志不大見於施爲。又以過廢。惟化服於鄉。

其功有踰於在任者之所獲其過公不欲自明所以必得予之文而後葬意良有在故予誌公之葬獨論其善鄉之功於公之過見其爲仁者尤深切而諄複焉銘曰

其爲玉矣以纅藉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之爲美而斲者反是之指既不克薦櫝而藏之乃終以無毁玉固無意於爲薦與藏人徒妄以爲玉慍喜誠爲玉者謀薦則斲而藏則全亮不爲彼而爲此

夏鍾日觀孫公以節死則林公與介疏有渼意可知况平日之伉又如此耶誌與銘俱隹允稱闡幽

張孺人墓誌銘

貞順孺人張氏、趙府長史徐浯溪公棨之配也、嘉靖甲辰六月二十日卒、其子用賓、以戊申十月十三日葬焉、而與浯溪公合。徐公有美才氣韻絕群。失當事者意。以南京戶部主事出爲長史於趙府。恚不欲往。公之父長者。愿而謹。以問公。是官吏部注擬。誰與命者。公曰。固上命之耳。父曰。而欲不往。得毋不足於上命耶。公僈然行。是時孺人屬疾。薾然臥褥。閫度起無日。能不以身之言爲病。已尤力自忍約於憒綿憊苦之頃。不使少見。懼夫之行。因已濡繫而不勇。則爲替父之教。而戮上之命。夫其無崇顯之可懷。與膴厚之

可賴而不肯以甚疾見危以濡其行誠知命之難安
而教之不可渝也汝墳大夫之妻貴爲命婦而躬循
防取薪之役非徒自執其勞將以明君子之賢而處
勤勞之職爲非其事知其君子甚勞猶以孔邇之父
母致其敦勉之意欲其念之而無得罪雖出於憂思
之深而所以勸勉之者如此其正後之講者欽其志
遠而義高以爲杖杜言我心傷悲伯兮詠甘心首疾
專於情感而乏德義之誠序其詩者以爲能閔其君
子猶勉之以正也然而托伐枚以譏職斥如燬以詆
政尚不能不爲其君子怨而彼其別也靡甚危之疢

而有既見之望而其思之猶匹於調饑由是以推而知孺人之行信可賢也浯溪公少有文早舉於鄉得第獨晚凡七上春官馳驅往來二十年間孺人多獨居無杖杜之傷伯兮之疾其於事上畜下男室女家爲之具適其理敬而不葸慈而不狎侈不病財儉不侵禮非獨能勉其君子尤有以助之使無顧於後而樂於在外所以攝其君子而爲於其家若出其意誠其自爲之而皆無以易也嗚呼又可謂賢已某稱時實從浯溪公受春秋讀而與孺人之弟天衢天敘爲友因得拜孺人之父母南溪公與黃太孺人孺人之

旻鍾曰志人之墓而於内爲倫賤之人猶加其憫惻足徵君子

子娶故尚寶李竹坡公女、又吾母太宜人之妹也、今其葬、某宜爲銘、銘曰、

惟婦能閑、其懷之恒、猶列於詩、以發乎情、閑且能勉、維德之行、厥勉其外、孰治其内、其明其儀、翼德克對、有頎碩人、其善靡悔、最厥令美、於風有光、今其潛矣、孰咼其彰、媲詩以傳、有銘者藏、

庠生杜純軒君暨男思恭婦謝氏墓誌銘

夫文之施於志人之葬。所以誄名德善。譔記功行。告之幽冥。以章輔世教。非徒徇子孫之哀慕。而姑副其不得已之請而已。其義不出於是。而君子猶爲之文、

厚道一婦人之賢而使其夫與子不終泯没更有可傳

者葢有閔悼凶短矜惻淪喪明其人之不幸非出於不善之所致則惑於命而昧乎天者不緣以自託而爲放而彼凶短淪喪之人既無才能氣力之子姓足以爲死者地而偶有婦人女子之賢者能自約於鄭危顛濟之中卒以有立而克終其人之大事則君子尤悲之所以寵其死者以慰其婦人之有立亦文之義之所存也嗚呼此杜純軒君楷正夫與其子思恭之葬所以得見於子文歟君年二十八而亾思恭生六歲耳思恭復以二十六歲而亾有子四歲竟殤而君之世絶於是方君少時自力爲舉子學通毛詩大

義爲學官弟子其守身勤行斂然在人後然意不能無望進顯以一經起家也而遽夭矣思恭知讀君之書而死彌早蓋君之父子退愼儉節非有傲侈之過以傷其生也生于世之日淺雖未有積累之善以求福其處心措行未嘗干神明之譴而卒殄其世則所謂不幸者耳思恭之子既殤而世絕故君之父子與思恭之妻謝氏之喪纍然在殯久之而今始克襄其事於潘氏之手潘氏君之妻予所謂婦人之賢能自約而有立者也思恭之亡謝氏年二十耳能抱其煢然之孤嬰矢不復貳雖孤已殤而不志其矢固女子

之貞而不惑亦由潘氏之守已不亂先宗之倡而相依以存於義為易安也惜其年不永後思恭十年亦亡蓋潘氏以一婦人處其夫與子與婦之變備極人生之毒痛而卒能有立信可賢也其將葬知泰乞予之文而命其嗣孫之父思狷因莊君宇毅以來其知之所及又若此潘氏擇於所親之子曰學訓以奉思恭祀事而繼君之世學訓思狷之子也思恭有女一人潘氏為選所歸而得壻莊乎誠為顧新山司徒公之女所出實介思狷以乞文莊君者子也今其葬以學訓嗣子之孤告於祖赴於姻黨幼未能事事思狷

旻鍾曰梅園公負經濟適公精心計部其貽書武選君授以備

頗佐潘氏執其勞役其乙文能得莊君介以來而道潘氏之志甚悲而有禮墓在鳳棲坑塔子山之原其日爲嘉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而思恭四歲之殤子克舉亦祔焉是可悲也銘曰

奄然而早亾纍然其多喪黯然以同藏惟婦人之爲襄嗟其永傷其有不傷有此銘章

封職方主事蔡梅園公墓誌銘

武選郎中龍溪蔡君奔喪過泉徧匐造予輒哭輒拜哭不起曰文也罪罰不得視父斂五内崩摧終無以自贖忍死治葬請求贖於君子至漳久之使來曰卜

禦防守之策何其罕譬而喻也

地某里之原、將以是歲乙卯十二月某日襄事、君方以文學操行有見於世。所以自贖者遠矣。奚所託於予文。按狀、公名廕、字德流、別號梅園、漳州南溪之蔡、望於龍溪、公之宗、尤望於蔡、然世未有顯、以系傳遠族居繁爲望爾、祖母父弘安、皆含和履厚、自樂廛田、無聲華之慕、故公少不習爲士、而稟知獨異、軼宕多大言、踶然有不安一室之志。曰、丈夫生欲何爲。而沒沒老環堵間。爲無能之人耶。舉子業拘繞我。固不樂學。泛覽史傳。頗談其成敗得失。抵掌諠譁。學書不能工。曰吾不能爲時書。篆隸古體可學也。無師授而偏

皆獨契晝二夕臥晝披摸腹落紙輒喜他人許可否
丁拙不介也繪畫婧涉爲媸不入品目而往往有韻
踰嶺遊吳越登虎丘吳山高頂太湖鉅浸浙江鴛湖
駭目蕩心在覩內什絲竹妓女滿席意不在也久之
還家母謝氏讓之曰而不工不農放浪遨跡終不謀
家乎聽應曰致富之術在兒日盼手畫間第不樂爲
耳今卑奉慈教矣因出子母錢若干籠百貨覘時緩
急人棄我取爲權間出奇變時急不趨人取不競卒
以緩致急以棄徼取倍利萑廡盡入公手諸同利者
服其知而嫉能也曰蔡梅園命愈耳公聞笑曰是在

計然策中非必通性靈不得也渠不達而羨我命空其終不我若矣術旣通時時有所寛捨求自遠於營財沒義之嫌精小見醫爲人治多不據方投藥[illegible]艾火灼之十不失一有請必赴或以金請公曰若視吾售醫者耶所以治此業而樂赴人之請者欲以多活黎爲有濟於物也謝者愧拜而已三子伯宏季懷仲武選君也嘗指仲子爲內嚴氏曰蔡氏之顯在是兒矣使伯季持家而課督仲子以學果舉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以其官封爲職方主事嚴氏封太安人公雖意慨不負素所期亦不爲溢喜蹈世人

夸鹽挾恃之過約救子弟僮奴毋敢苦里中及涸官府請寄鄉人咸尊貌之不以榮貴故嗚呼賢哉公以嘉靖甲寅五月八日卒年七十三女三人嫁周某徐某劉某皆名家孫男七人始武選君以主事奉使過里爲公壽里中人爭持殽酒來賀公遍揖賀者曰公等請言乃公所以得賀乃公爲若受殽酒客各進所言大抵多譽公善教樂施好義急困之報公不領也最後有言公多活性命襁抱中嬰孺無橫天是所以有今日公領之顧謂曰活人豈能多惟此心不負可與神明對耳客皆懽服於是盡謝諸殽酒而大置酒

酌賀者里中人無不霑醉出門舉手嘆曰公眞德福人吾輩不及也庚戌歲口入邊犯內地京師憂口公貽書武選君爲言備禦防守大計以籠貨灼見爲況曰使籌勝決機如吾權百物糜舉師布卒扼害險據形勢如吾審穴舉重而輕者赴攻本而標者從兵事不出此矣武選君佩其言施之謀議中微釣要大司馬參贊用之嗚呼公雖不顯其有濟於物又專在活數小兒之功耶是宜銘銘曰

或逐其外而培其內以爲神慧有葆其醇而抑不伸亦犄於人與人者偶惟公之有靜擬其幽克對不負安篤爾祜以昌於後

封通政司通政谿橋王公墓誌銘

溫州永嘉英橋之王氏有老而號谿橋翁者生爲鄉人所榮而交慕之沒相與哀之而祭之於其社翁嘗以兩子武庫君司成君貴褒爲封君人不稱其爵命而稱其居蓋以德掩其貴也谿橋末爲翁所治潦水鍾之沒爲廣斥過者不覗翁獨售焉斬藋莢決垢污作室於其間時猶貧也而繩板之所樹引尋尺之所岡度深廣而高衍或疑其壤之不吉以爲翁憂又有笑其側者曰胡所取財而室巨如是其爲築城道傍爾矣翁聞不顧治之不倦今之藋莢變爲翬華之華

垢汚變爲璽碱之美○而位置瓴甋○滿其繩板之所至○尋尺之所揆○無所缺失○器幣服物○僮指玩植○以充備其中○亦稱向之憂○且笑者或巳不及見○而使他人追訾其愚其及見者皆自悔責其識事之近量人之淺而益以翁爲不可及也○始喪其父封早孤而家又貧也奉母周氏兼畜諸弟經營毛窖○母常足甘旨而諸弟衣食甚均○其意氣暇裕無纖細苦急之態○遇有當費○曾不恡情力亦副之○於人無所忤○而當有勢者在前亦漠然無所詘愧也○其後富貴矣○足以放其慾以夸世駕俗見謂得意○顧獨悃愊自好○不以侈張具取

娛快故輕糜貨用。其遇物尤醇。與敵以下爲鈞情慇。而貌恂。非繆爲恭愿。買童兒口吻。收不驕之聲。而內存矜喜。有不能制。時肆發而竊露者也。其和氣內溢。老而彌盛。日光燿熻。深夜廣坐。烟然與炬相射。鬚眉麗皓。顏如渥丹。觀者皆驚爲神。綽意曠度。濟以溫色。聲亹亹談辨。間出於嘲謔。絲竹雜作。嘈嘈喧耳。聽受有節。賞工摘謬。與少年好事均其精。谿橋之居既大。翁以德齒爲人所尊事。媚愛往者。輻輳門無停客。舉盡實際宴游之洽。微時所識。有所不給。咸以翁爲歸。施貸賑卹。不自爲量。歌舞其德。所在有之。故其歷年滋

多○備生人之歡嘉而不得者○不以爲怨○翁既富貴方念其所自曰○微先人積德以遺我○胡以及此○始祖某、高祖某、葬久矣○墓莽不治○惻然追新之○治其曾祖珙祖毓之墓尤嚴○而割田以入大宗之祠○必選其腴美○諸費甚鉅○曾不以一銖髮歛其族人○葢其行誼篤厚如此○嘉靖丙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去生景泰庚午閲八十七年矣、卒之日、弔者數千人、哭無不盡哀者、其仲子國子祭酒激以聞於上○爲賜祭葬○寵之以閔其孝○公名鉅、字九思、封通政司通政、卒之年、十二月某日、伯子澈與弟激沛、卜吉於先域半山之原、而與恭

人張氏合葬焉、恭人故相張文忠公孚敬之女、兄德
壽、配翁、有孫五人、叔樊叔程爲國子生、叔果叔杲鄉
貢士、叔本庠生、可以知爲善者之所享也、葬之日、鄉
人相率祖奠於途、引柩而泣者數百人、紼長數十尋
不勝執、已葬則相與斂錢爲祠、繪象祀焉、蜡饗賽饋○
必俎豆之○期於久而不廢○蓋英橋鄰襃之五都○瀕海
而居○其土積鹵○其業宜鹽○故置塲名永嘉以權之○其
民籍皆繫於竈○歲賦鹽入廩○轉餉塞上○徵其力之所
出○而不責其非有○而近歲有司○重以折色之徵○推膚
剝髓○不能充也○公謂竈地半圻於海○民輸其有已不

贍而重以折色是責米於盆缶鏤釜之間非其出也爲書具言竈民所以窮迫不堪重賦之狀甚明切以上於朝天子覽而閔之下其書浙東均折色於諸縣之不爲竈籍者五都之竈民得以不徙死故其葬五都之民送之尤悲挽柩行者累踵駢肩恐不得負紼爲恨又無以自慰而圖祀之於社以記不忘嗟夫士有當勢得位力足以施於民而卒無一善狀其生爲人所詬嫉至於死猶追數其過以咎之何限其不足懷於人泯然以死而人不知者又不知幾何人翁無尺寸之柄而沒有以得民如此不獨其行誼之厚其

材亦有以諭人者是可銘也翁之伯子武庫君不遠千里寓書於予曰先人之葬圖所以告諸幽者非得能言而可信於後之君子不敢以託故葬既久而未有所託今敬以托予矣武庫君之賢而多與海內之名公雅故所以重其親之終事而其請銘之言如此予其可辭銘曰　深坎而周封以爲之宮其藏之窖其樹之崇千百歲之後過者必恭相栢與松

夏鍾曰谿橋卜居有人棄我取之識竈民滅賦有天下已任之憂王君可以不朽

廣東巡檢涂靜軒墓誌銘

予一日從游野外至窖市登所謂槐市山者岡盤隴

逗茂林繁薄之間有城佳哉後墓而前廬直疑其扃入門門內闑外植石為表題曰涂慓齋翁壽域泊子靜軒公之壙涉堂歷階主人深衣練冠而出揖乃予嘗所與游涂君思謙益夫也予曰君之親葬耶乃倚墓廬而居也益夫曰未也吾祖卜此以待曰樂哉斯丘冢子吾甚愛之又長也不宜遠我歿則淵也從我冢婦朱氏從吾妻葬焉淵先人之諱而號靜軒者也先人歿十年矣以吾祖之命不敢他葬以吾祖之存而不忍前葬也謙也聞之未葬服不變而吾祖之存也故為是衣冠以處手植墓木日護月撫見其茂長

躬治堂寢朝糞夕除勿使穢蔓所以用勞於吾祖而致哀於亾父也且亾父之志有甚足悲者父少魁岸負奇氣不樂爲齊民期以功名自顯閉戶讀誦窮日夜不輟至懸髮屋梁以警睡其自苦如此然輒試輒黜慚慚沮發憤怒罵擲研裂卷棄去從掾史得一官爲廣東梁家沙巡檢戴冠束帶歸拜親於庭下意殊歡吾祖望見冠衣儼然官人也爲發笑見酋父始稍降慚憤曰亦足博吾親一笑矣其爲梁家沙及再除神安鎮譏禦非常之外不邏索人一錢曰小官何足爲名聊以明吾本志俛而就此者不樂爲齊氓耳非汨

卑冗以年纖細者也晚學爲詩不甚求工解亦以自
别他掾事刀筆而不曉文墨者尤破去岸幅好傾盡
與人爲歡若恐人知其爲是官然此其足悲也予重
益夫之詞有禮而能言其父别去踰年而益夫衰衣
俟門容蹙詞哀拜而不起曰吾祖與父今將同歸於
此土矣吾父之志不能以儒業顯卒由掾途知其抱
慚憤以至沒也思謙不肖又無以發先人之志而慰
地下之知惟得大人君子書其姓名納之幽爲足以
塞其慙而獨其憤日夜念此至熟必以累先生矣且
辱志吾祖之葬敢并請予不得辭乃一日而銘涂氏

父子兩世銘曰、　瞻彼墓矣、其侐而碩、形魄沈壘、繼此之宅、瞻視廬矣、既靚且鬯、魂氣清揚、玆游之鄉、神之游斯、父前子隨、坐耶立耶、僾乎有儀、其呼其唯、豈曰無知、式燕爾後、惟慈及孝、蔗蒸寔勤、濊裂匪報、覩此銘詞不尚、

夏鐘日事奇筆古

父子兩世銘曰。儒彼塞矣，其倫而頃，形魄沉[illegible]，盡維

此之宅，嚮觀廬矣，既覩且衛，魂氣清揚，故游之神

之游斯文，前乎隨坐而立耶，傚乎有儀，其神其雅，豈

日無分左燕兩，後推慈及孝，燕笑宴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雅[illegible]

此銘詞不尚

苛華古
夏鐘日事

祭文

祭司徒鄒一山公文

歲在乙卯、地震之變、連山陝數十州縣、崩山塞河、摧壓以數百萬家、民之死者不可爲數、上震痌省躬、思所以救恤其民而修禋告之、望祭於華嶽西河、疇咨廷臣、曰惟戶部侍郎鄒守愚克稱任使、於是公輟司徒之任以往、公所爲布宣天子憂民德意、多方振護、以還定安集未死之民、而精心恭事、以蠲罪祈祐之誠、告於名山大川、勞瘁備至、竟沒於其事、葢以死勤之也、訃聞、上爲悼歎、錫之恤典、加贈易名、恩禮特異、

遣使護其喪以歸。人孰不死。如公之死。可謂得其所終。無憾而有賴矣。友人王某抱疾不能往哭。謹遣奠於几筵。而爲文以告曰。自世降才難。而士者患於致用之偏。此重彼輕。寸長尺短。如物之在衡。與合十指而度方圓。[redacted]白大[redacted]幹濟而胥呈吏議。抵捂苛文。無以逭於立監佐史之訾。委蛇襜翔。步盈咫而趨引繩。可以賈醇學之芳譽。使之舍其兩手之端拱。而馳驟於荆棘阸陿。則息竭力匱。而卒仆於蹶顛。以宋滕元發蔣堂薛向王韶之兵謀吏事。終身不免於口語。孫泰山石狙徠顏復[redacted]伯強之

儔幸其不試於劇藉而狙猍之小露其所爲已蹇後而跋前在今日之甚患由昔賢而已然此漢武所以得殺狄山以一障之乘守而田文與吳起論功及夫主少國疑之頃起亦俛焉自失內愳其不足而不敢復言也惟公禀材之異受氣之全圓規方矩不能困之以周折之難而應事綜物時出於側徑旁蹊要以濟變成務而返歸於周道雖有出入終不踰乎大閑流清渭之混混朗然自映而不以形物而羣汚衆疾并納涵藏辟藪澤與山川柯葉廣蔭疲暍者莫不望陰息茈而亭亭挺立絕蘿蔓之縈援固修爲之備至

緊靈瑩之昭宣予嘗謂道世交喪至於今日淪趨愈下之勢何啻建瓴水於高屋而走九折峻坂之丸陳前人之成法亢儒者之高議惟有決此世而逃之不復靡祿爵而嬰事任之權使賢者皆如是以爲潔世亦何賴於人賢陰陽消長之會必有人焉幹回於其間在大易之垂訓尤諄復於人事而不徒諉之於天閉塞莫若否傷害莫若剝而得輿之載疇祉之離當夫窮極築底之際彌見聖心之拳拳苟有意於斯用非公其人而孰能爲之先營私之屈宅巧於穴兎敵主之滓汜横於懷山於斯之時而欲誘以狗公之急

哀民之積∘亾馬足而漁有丘引彙征之吉俾若茅拔而茹連持鋻鑿以納枘戛戛乎其難入甚撼石而攻堅∘非夫和平足以調脇邪曲之論忠信足以消釋猜猖之情∘勉扶掖於左右復後推而前牽不觸藩而遽退∘善包瓜以俟潰∘豈悻悻淺識小言詹詹者之所能辯∘而胡遽奪公而去∘旃嗟予與公束髮入仕、投誼托契、積有歲年、臨風寓奠、睠焉㳬漣、抒心爲詞、不覺褰褰、厥獨論其大致∘以明云亾之有繫於邦國∘而平昔交遊之好∘寧足縷細而縋綣∘

祭汪石潭公文 代九卿作

維公睟是淑精、東南之美、在類別丰、居羣殊趾、騤驥道林、泝沿藝水、既涉其津、亦亢其坻、鏡流趨風、傾彼庶士、稽訓先民、效思行止、望達承塵、希景耀晷、厲節懷瑜、茂猷秘菹、爲時律魁、禔禔其履、蹈榮惟恭、罔有攸訾、孰撓孰澄○不濁不湜○惠心罔物○冲質會旨○豁喻披雲○淳同飲醴○民䏶飭躬○奉以終始○在昔登明○遂載厥聲○有蒸斯彥○莫之與京○乃躡清華、於帝之庭、權芳景福○振翼承明○辟彼皇鳥○肅肅斯征○在虞翻飛○於周雝鳴○何食非竹○何飲非霙○衆羽競鶩○枳集筎登○翩翩五采○覽輝後興○武皇之季、艱我天造、大辰睠精、熒惑

習嫺、謌謌曼著、淈淫揚澆、公於其時、不懸不恍、龢奏爾行、約軌矩蹈、迨其暨矣。先笑後兆。獨公完譽、民之攸效、黃圖闢啓、光宅昌暉、帝命惟嘉、爲璋爲珪、售經黼座、珥管彤幃、太宰作貳、珩芾逮輝、贊禪廟謨、上有道揆、體鑒摛朗、運斤而揮、廼進秩宗、士志共熙、媚干神人、禋祓其嶶、大議在廷、岳立山巍、禍苟則免、福回可幾、公擇其間、弗羨弗威、英英鳳舉。冥冥鴻飛。如彼迅矢。決自張機。禠組一朝。其甘若飴。十畝之間。桂枝連蹝。巫咸所鄰。左右洪韓。班豹狎旗。文螭扈閟。俯藻綠渚。仰蔭陽巒。樹之香草。芳與風宣。鶴鳴九皋。其音

戾天。眡之望之。如潦赴川。眡望維何。云於東山。庶曰無疚。邦有人焉。胡天弗弔、降此鞠殃、古亦有言、人之云亾、士殞龜策、國落棟梁、百身莫贖、群慮惝慌、道信運屈、用厄否張、烏知他日、孰存孰亾、論歸於世、魂返於鄉、緘詞告哀、昭鑒不爽、

祭侍御李寓山乃堂文

丁酉十一月十八日、吳郡李母太夫人之訃至山東、其子侍御寓山君、擗踊號呼、受節與符以還於上曰。臣松不幸有母之喪。不能終使事。百爾官政。棄不省視。跣而南奔。某等備員藩臬。辱有一日之誼。宜有薦

莫以致一哀侍御君痛甚而奔之疾也故弗及薦越
次年戊戌正月某日乃得再拜遣使走于吳下具牲
與酒就太夫人之位而祭焉乃告之以文曰古所謂
爲母之慈而義者雖思其子之甚必能忍愛而勉以
事君之勤人子之賢而孝者雖迫於君命之嚴而不
能一日忘其將養之情於驅馳經營之頃故鴇羽之
詩憂王事之靡盬而歎將母之不遑夫欲將其母而
困於未遑之事而不害爲人子之孝陟岵之詩母嗟
其子之行役而勉之以尚愼旃哉猶來無止蓋曰某
事人之不可不謹且言歸之有日不得以念母之故

而輟其共事之勤也○母之慈而知義若此○彼爲子者○外有君命之嚴○而內有母敎之義○亦安得不抑情以徇於尊者之事乎○始其等受事於侍御之臺○蓋旅進而見者數矣○侍御君南向望母○色慘詞蹙若不能一日居於其職○而太夫人之訃卒至○侍御君之悲○寧有極耶○然揆之詩人之義則侍御君之所遭亦古之賢大夫而任使者之所有而太夫人之所不憾者也考終之不爲死而有後之不爲亾○太夫人其又何憾焉○某等敬緘此詞、既以侑太夫人○且以慰侍御君之悲○

夏鍾曰祭文中乃有此風雅

祭司徒顧新山公文

窮人力之知巧以造作而矯拂震耀世之耳目峻跡奇功豈不見謂離類而絕匹惟枝葉不由於根本情狀常露其心術雖彌縫藩飾終至於敗缺而遁屈故小節細事或盡失其平生而衰年末路輒泯喪于昔日誠舉此而究論前世之名公其不蹈此者蓋亦甚鮮而況於近世之人物惟公性資之篤厚器度之麗碩粹美殊稟巳精氣之間偪濟以修爲之敦悟踐履之完密故其行業之載于世隨施輒效俊偉明白焯星月之昭揭而舍其昭昭之地求之於毫末之爲隱

昧之隙曾無懈惰苟且可以竊窺而潛索其退而家居日月云邁約束筋骸於禮度繁數之中保合精神於嗜好摟接之外臨深履薄未喻孜孜與慄慄故謂公之剛勇以百里之邑宰列署之郎官當逆瑾權寧之兇焰而宸濠庶人之變不動聲色坐使疆圉清謐皆世之所驚要非公之所得其不以尊貴加乎匹夫匹婦而見三尺之童以耄期禮之鈞與己敵斯其剛之佗佗千鍾之祿三品之位稍屈已以締[illegible][illegible]之懽台階衡軸已旦夕之可即而不少戀顧抗疏自劾固人之所難而未足以知公之介決惟衽席之上衾枕之

闇邪氣不干於四體常若齋居乎燕室其決於難捨之飾信於是而可覈其不學蚤仕負奇挾怪橫鶩捷馳屢蹶不悔葢謬詭於高明而謁公之貌休休斷斷叔一長之無有未嘗不退而自失中歲懲艾悟百慮之變滅惟忠惟信堅於金石譬潦水之歸壑思去華而反質方將待公不離隅側執几杖之僕役豈謂忽然化去捐邦人之瞻事與邑子之儀式民之無祿所共嗟傷而不肖無似尤抱棄予之恤猥陋之文豈足與於論述而粗浮頑率終無典刑烏進修之敢必公尚不亡靈其可乞

夏鍾曰鍾鍊矣又復疎暢

祭黃曉江文

一篇奇奥文字絕似柳柳州

嗚呼木之有癭石之有峯皆不中材適器匠者無所施其繩削礱琢之功棄捐於深山大澤汨沒泥沙穿穴蟲蟻沮洳蒼蘚之所蔽蒙而其奇形怪質輪囷猥壘突兀玲瓏往往呈露變怪嘯夔魅而怒雨風至其置之耳目之須摩娑瞻睹則足使人愛玩駭嘆而繁卉温琨退然自失其可悅之容故好事有力者竭意搜取不忍其長捐山澤而二物者雖其無所用而亦不悲于所遇之窮惟有力與好事所處殊勢故二物

之所遇或環重寶惜於廣圃華軒雕闌瑤砌之上亦或與畸人勝士朝夕徘徊娛遨獨而媚幽忡在物如此人亦有然宜乎兄之懷靈含秀怪怪奇奇非有力者所得而使予之寡陋鄙樸竊取以自快而成乎好事之高蹤惟此形之難久既終歸于澌盡則遇與不遇曾何足介得失於胷中嗚呼眺江今其亾矣奇形怪質既不復存於山澤精魄靈氣猶將升天入地飛揚光景而變滅幻朧予願嗷嗷然於生死之際哀悼歔欷而不能已其爲拘拘吝固之人而不足以語造化之大終

夏鍾曰物不奇不寶士不奇不窮豈優于物而詘于人抑有力與好事之難兼耳

哭盧裕齋文

賤官卑吏世所謂困辱也材宜居天下之顯而望足以致天下之尊猶栖栖然懷一方之卬食五品之禄雖非世之賤官卑吏然亦爲困辱矣其才宜居顯其望足以致尊而不免於困辱則必有所以爲之者權臣竊命而恣行細人挾數而微中是其所以爲之者尊顯困辱皆自外至者也士之所以立已而行於世者固有可以自恃而無待於外誠如是則其視尊顯也果不足樂而其在困辱也不能使憂盖至於此則

權細之人終不能以得志于賢者何也能賤其身而不能賤其心能卑其位而不能卑其名也若先生者所以自立豈權細之人所能得志也壽雖不從外至然有命焉非已所得與者先生於勢位尊顯卑賤之際既有以待之矣其視生死也亦若勢位而已矣吾輩乃慟悼悲嘆而不已誠有所怨於天而尤於人毋乃非先生之意乎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官守有次不能臨先生之喪而哭焉先生其來飲食之否

夏鍾日中有至言

哭愷中弟文

嗟乎痛哉吾待汝以佚吾老以蒞吾終而乃使吾主汝之喪耶吾待汝以校吾集以傳吾書而乃使吾料檢汝之遺文耶吾兒之長者待汝友之幼者待汝教之而乃使吾育汝之孤嬰耶汝之學問未足以自成而見於朝夕課習之業行誼未得以自充而見於家庭從事之倫材能未可以自效而見於朋友之交敬樂聯合之益謂天無意於汝耶不宜畀汝之才之志謂天有意於汝耶不宜速汝之年謂天無造於吾家耶不宜使汝生于吾母之懷謂天有造於吾家耶不宜使吾母哭汝之死以汝爲有咎耶則汝於事親從

兄朋友之交之間無負於神明不知其所爲罪也以
汝爲有過耶則汝出入起居男女交接之際有合於
繩檢無所歸汝之責也嗟乎汝之無罪也無所歸汝
之責也而遽奪以去是吾之不德獲譴於天無以見
才弟之戚且立使其割心摧肝痛苦而不得即死以
重罰之也嗟呼吾不死而速汝之死吾其愧於汝矣
汝知吾之未可以死而遽死以傷吾之生汝其爲負
於吾乎吾今雖哭汝猶不敢不愛吾生以吾之未可
以死也汝知吾之生之有係於世冥冥之中猶欲相
吾之存也雖然吾雖欲自愛而汝之摧割於吾者在

於肝膈心膂之微恐其銷鑠迸迫薾然之軀而不得以久存也汝其果負於吾哉嗟乎汝之事吾之嚴也使吾朝夕覩七筋於几筵之供汝而有知其尤有不安於中也茲辰之奠吾使妻妾手治之而使兒子敬進之汝其安然來享以慰予之悲也嗚呼痛哉

夏鍾日一片至情正以不能辭爲悲

祭洪蓮浦公文

是歲三月封戶部郎洪蓮浦翁終於寢其子金華郡守號呼跣踊棄郡人以南奔一邦之人悲不得留其守而恨天之不憖遺一老相與哭於水滸之舟次郡

守君稽顙再拜以受邦人之弔乃以五月至家共厝郡守君之喪既哭之於郵館復效昔人隻鷄絮酒遣力走致生芻之意就几筵而奠焉而侑以文曰修道盡倫絕不以人情參天性莫如聖賢之論然猶以有父子爲可以無憂也聖人之作述固非後世所可妄儗而饑度要以爲有承戴於前後俯仰之際而情事可以不累則關百聖閱千載而無異心耳然聖賢於此猶存其教焉所謂無憂者豈誠泰然居乎其間而無所修明於經傳之義哉夫誠有爲吾之父子者矣而吾亦爲其父之子與其子之父也前者作之非有

述焉。作將安付。後者述之。非有作焉。述何所受。雖居於其間。而受遺履盛。固亦兼有述作之事焉。不然則祖孫相與為作述。而居其間者。漫無所事。不亦虛人道之一世。而三十年之間。為缺陷鹵莽之人耶。古之所為無憂者。亦異乎後世之云矣。翁以碧潭公為父。而以郡守君為子。世俗稱無憂者。宜莫若翁所處之盛。予獨謂翁所以為碧潭公之子。與為郡守君之父。固必有善繼而可傳者。豈徒逸豫晏佚。如世俗耳目所誇詫榮華腆厚之享。而以為無憂云乎哉。其不及拜翁。然辱以令子之故。遣使往來。忘年輩之尊。而與

之爲訊問交際一觴之奠不能躬致託於知生之館而爲此文翁其鑒之

頁八鍾日
照八切

祭丘母黃氏文

是歲九月二十五日丘母慈懿孺人之喪其子維棟以訃吾太宜人爲之涕出葢孺人之婦吾太宜人女也孺人之存與吾太宜人以婚姻二母相問聘勞接甚歡情愛尤篤其來訃吾太宜人旣涕出特悲而遣某與兄弟輩相繼往視殯且哭焉越十一月之望孺人之喪浹五十日矣吾太宜人悲之不置乃具碩牲

清酒而自爲飲食之物以命某曰汝其往奠以塞吾悲且以明吾之愛其女而於其姑篤也某奉命就其子維楨几筵之位而奠焉而侑之以文曰古者男女各有位序吉凶之問不相及也則不相爲禮然孺人吾妹之姑而於吾母又篤也薌肉在豆清酒在抔吾母所治也某敢不奉而薦諸且吾妹哭之在房令子維楨哭而告之在旁孺人其來舉一七勺以副吾母之意也非某之敢薦也

[illegible]鍾曰通達體之言